

第一卷

周紀

威烈王

烈王

慎靚王

安王

顯王

赧王

凡一百四十八年
戊寅至乙巳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後學 新安 汪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文昭 考證

後學 慈湖 王幼學 集覽

後學 毘陵 陳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智舒 質實

後學 廬陵 劉友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起莘 發明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一百四十八年 盡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聲王當五年 燕

寅

閔公三十二年
景侯慶六年皆始為侯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侯籍六年
韓

考異

按歲年例曰橫行之上甲字子字別之以朱橫行之

注總凡若干國今考朱書朱注刊本當用白字然坊本

行上甲子仍用白字則行下朱注皆當易以白字後並做

此又威烈王名細注據凡例於正統君名下注

曰如云午則此午字亦當比晉帝欒例大書

左傳終於魯悼公四年是為周貞定王五年也自是曠六

十夫所以託始也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其賊臣此通

鑑所以託始也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其賊臣此通

秋所以接左傳也嗚呼書詩降而春秋春秋降而網目蓋將

而鑑戒昭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

初命晉大

夫魏斯趙籍韓慶為諸侯

考異 後凡大書分注並韓慶在上

魏斯

司馬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於

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

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

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夫

天著非器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有名

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孔子獨在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

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獨在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

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

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

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網紀散壞禮之

大體十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

存故也今使得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晉大夫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

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

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

晉苟不顧天下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

也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
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
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
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
不哀哉胡氏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
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
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蓋
國舊矣自悼公以來陰凝冰堅垂及百載王之欲命之
亦不得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每謹於微而已矣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
驕溢也動守憲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
自進也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誠如是雖使六
並起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
吾未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初智宣
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
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
也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以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瑤

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辭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
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
曰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
無以尹鐸為政與韓康子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
智襄子尹鐸為政與韓康子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
將由我規我智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君相又君子能勤小物故無
患今主一怨而取人之君相又君子能勤小物故無乃大
不可乎康子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
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
伐我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於他人矣康子曰
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於他人矣康子曰
乃與之智伯無故任章曰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
馬桓子曰智伯無故任章曰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
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之以相親之兵
輕敵之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之以相親之兵

後亦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拒子與
善者曰伯怒子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膏澤以實之與我從者曰耶其誰與我其實襄子曰
浚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
而灌之也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竈民無叛意智伯行水
魏也拒子御韓康子康子履桓子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國也拒子何可以知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
伯曰絺疵何以知之對曰以絺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
趙亡子無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
而告於攻趙也子曰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
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也智伯曰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
以臣見其視臣端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
韓魏為張孟

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
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
地唯輔果在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疆
毅之謂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
才謂之君子而與之才勝德謂之小人不若得愚人之術苟
不得聖人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
者多有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
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趙襄
子曰詐為刑人挾後而此入襄子官中塗廁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入襄子官中塗廁左右欲殺之
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
乃為所欲為之顧不易邪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
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
子殺之胡氏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

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
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
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
真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為人
臣之勸哉○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籍是為烈侯魏斯
後立伯魯之孫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五人不肯置
者桓子之孫是為文侯韓虔者康子之孫是為景侯蓋
自三家之滅智伯至是五十一年矣○魏文侯以卜子
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
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
日飲酒樂一天又兩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
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
趙二國皆怒已而弟也文侯以媾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
是始大於三晉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
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曰怒座
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趨
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悅使璜召座

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
也文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
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
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
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
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黃二子
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
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
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
西河守吳起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西門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西門豹君
之子無傳臣進屈侯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
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
相於克克之外對如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千鍾什九克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也人君皆拜師之子所進五人對願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
於魯齊人將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
於妻以齊人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魯參母死不起
奔喪魯參絕之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起
恐得罪魯參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起
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暴羸蠶
與士卒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
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
不還踵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死所矣
賜之田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捨石二人朝
乎連曰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可知所持公仲亦進士
番連曰未也連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知連進之畜侍以
義烈侯道然明德所與無不充君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
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
越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

集覽

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
之左傳成二年衛孫桓

子與齊師戰衛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
免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惟器與名謂爵號繁步干反字與樊通禮中車樊纓
注樊讀如鞞帶之鞞今馬大帶也纓當胃以削革為之
六卿春秋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
卿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貞定王十一年智趙韓魏共
滅范中行而分其地十六年趙韓魏又共滅智氏而分
其地安王二十六年三家共廢晉君而分其地三家即
趙韓魏也號為三晉晉陽地理志太原有晉陽縣括地
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古晉陽也正義曰即占并
州繭絲指賦稅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
賦稅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損其戶數減損戶
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為少少始紹反段規韓康子損
相主不備謂主若不預備則難至矣記坊記大夫不稱
君恐民之惑也注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
侯也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主所知也質手質音贄猶
言貨也蔡臯狼臯狼趙邑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臯狼
地理志西河郡有臯狼縣長子周史辛甲所封後為趙
邑屬上黨今潞州縣禮職方氏其川漳注漳出長子長

丁丈反左傳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注

趙地音寒丹今磁州縣在東城北五十里洺州肥鄉縣亦

邯鄲地也邯鄲山在東城下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沒

廣二尺曰版勝乘一人處其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稱者

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蓋取三人為名義耳汾水

戎右其他則曰駢乘駢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汾水

汾源出嵐州靜樂北管岑山東南入并州即西南經絳

州蒲州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安邑魏桓子邑漢河東

郡也括地志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東坡禹

迹圖云禹都平陽或云在安邑今安邑又名禹都城蓋

禹避舜子于此非都也絳水地理志絳水在信都南索

隱曰水出信都與雩池漳河合流入海正義曰絳源出

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平陽韓康子

邑昔堯之都也於詩為唐國今平陽府是絳疵晉人絳

當作却案姓譜諸書未有從絳者疑是借字却音隙使

主疑二家韓魏二家佯尊智伯故稱曰主飲器索隱曰

大宛傳匈奴破月氏以其王頭為飲器韋昭云飲器押

蓋也晉灼云虎子屬也案押蓋用以盛酒耳非用飲酒

晉以為溲便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

頭為溲杯故也正義曰劉氏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

恨深耳案此說恐非羅璧識遺曰案史韻飲音蔭顏師

古引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貴

也蓋其頭類七故春亦是晉釋七首劉向說苑曰尺八短劍

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添身漆有毒人近之則患

瘡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國策曰豫讓乞

食其妻曰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似吾夫讓遂吞炭以變

其音委質服虔曰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

策屈膝而左傳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注書於所臣之

之韻會注乘而俛首致恭曰式義取憑軾也軾車前橫

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

軾上分之二前一後二橫一木謂之較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

為駁則落手隱下軾而頭得俯俛中山狄都也漢為國

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

索隱曰今中山府是霍璜案姓苑翟本音狄後人姓乃

音澤左高為句鮑彪注言左方之聲高案左方之聲謂

昨階東笙鐘之聲也君明樂官國策作君明則樂官不

明則樂音鮑虜注樂音洛謂以治官為樂審於音審者

言聽之察也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府汾州是屈侯鮒

屈姓也名鮒起貪索隱曰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

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稱起節廉豈前貪而後廉耶

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母

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捨石二歌

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音其姓名正義曰常山郡番

吾縣疑即古番吾君邑番音婆又音盤又音蒲字亦作

蒲括地志云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待以侍猶

言勸也迥然正義曰迥古攸字攸攸氣悅也寬緩貌克

君禮說讀大記曰二襲上下皆具曰襲國語謂之稱賈逵

案禮說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禫衣必有裳謂之稱一稱

正誤三家輩出今按三家指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

集覽開卷之初輒謬誤若此愚故不避借踰而述是編

也質乎今按胡三省註質物相綴當也一讀如字謂是

質也質的也亦通締疵今按兵於魏如權質之受斧質的

之飲器今按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

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然則酒器是也若洩便器

則不可盛血飲矣君明樂官今按樂如字言人君當明

樂官擇人而任之不必明樂音也充君說今按充字當

屬上文所與無不充五字為句充

滿也言凡所賜與皆稱其功德也

質實按一統志晉陽

虞始封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滅趙置晉陽

縣為太原郡治所漢因之晉沒於劉石後魏屬太原郡

隋唐仍舊宋初改為平晉軍縣屬太原府長子古邑名

屬太原路國朝改為太原縣屬太原府長子古邑名

漢置長子縣屬封上黨郡後魏分置樂陽縣屬趙後屬秦

廢隋初置冀氏縣尋改為長子縣唐宋金元仍舊為趙

朝因之屬潞州邯鄲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趙

所都秦滅趙置邯鄲郡漢廢郡為縣屬趙國曹魏屬廣

平國隋初屬磁州後省入洺州唐初復置屬洺州後改

屬磁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廣平府汾水

出太原府崑崙州流經靈石趙城洪洞臨汾等縣南

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滎河等縣注于黃河安邑

所營之邑春秋時為晉境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

安

邑縣為河東郡治所晉魏因之隋初置虞州後改為安

大曆中復名安邑屬河中府宋屬解州金元仍舊

喜縣與涑水合經夏縣安邑臨晉猗氏等縣界至蒲州

郡地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為河東

為平陽路後改為平陽郡宋改郡為府金屬河東路西道

為中山古秋都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初

改博陵郡唐初改為中山府金元後復為博陵郡尋更為定州屬真

定府西河古地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皆為

魏置汾州後周改為介州隋復為西河郡唐初改浩州

尋改汾州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復為汾州

國朝因之隸山西道司馬穰首田完之後齊景公時晉

伐河既而燕侵河上公患之晏嬰薦穰首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公拜為將軍使捍燕晉聞之皆解去厥後齊威王用

於賈後期斬以狗軍燕晉聞之皆解去厥後齊威王用

兵法附穰首之法而諸侯來朝王乃追論古者司馬兵

置房山屬常山郡本春秋晉之蒲邑也魏晉以來廢之隋

元皆仍舊本朝

因之屬真定府

書法

初命何病周也三家分晉各三四世矣三家滅

卒獻子立獻子卒籍立○魏自桓子始桓子立桓子

侯則於是始也子於感興篇嘗有迷先幾之疑矣網之托

始於於是也朱子於感興篇嘗有迷先幾之疑矣網之托

義則其竊取之又曰述而不作知此則知朱子之曰其

胡氏之論於其後其意聚於其首備

發明

昔在先王分爵五等建萬國而親諸侯褒有功

勤勞宣力之臣爾曷嘗儲及篡竊之人哉自姬轍既
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於天子征伐出自於諸侯泯
泯焚焚聖人憂之筆削一經垂法萬世凡列國君臣
之事無微不錄皆所以示褒貶之實于時諸侯不王
而王朝之思下及列國者不一而足春秋皆深為惜
之是以錫命於魯在桓公則王不稱天以見濫賞之
失在成公則天王稱子以見卑屈之意至於小自策
丘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及尹氏策
命歸然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焉晉之三家弁髦
不命錄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焉晉之三家弁髦
其君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考之遷史於周不
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考之遷史於周不
記固曰命韓魏趙為諸侯而於魏世家特曰魏趙韓
列為諸侯耳於韓世家特曰與趙魏俱得為列侯耳
於趙世家特曰魏趙韓皆相立為諸侯耳初未嘗有
請命於周之語夫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初未嘗有
禮况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
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
隱公之意云爾大抵周於諸侯初不顧理之逆順而
惟顧勢之疆弱曩時曲沃并晉詩人徒知請命于周
以邦君使他日復有篡奪之臣周亦必移其命三晉
者命之矣周固持此為天子悅之具而不知陪臣可以
并諸侯則諸侯亦可并天子此固勢之所必至若去
上下之分如出一轍故周亡於諸侯唐亡於藩鎮其
禍亦若萬代之深網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
又按我昔神祖製序謂王制自此而盡此亦古人分
言故我昔神祖製序謂王制自此而盡此亦古人分
端立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至胡寅著讀史
管見復以謹微立論今分注取之備載于下其說亦
幾無餘蘊矣臣發明綱目推考三家自立未嘗請命
之實且深原朱文公熹大書托始之意此皆取綱領
節目之大者以為之說庶幾先後更相發明而著書
之意益以暴白云爾然嘗即是思之自漢以前著書
未泯者秦併天下自漢以後王澤盡新又此極耳夫秦
以然者秦併天下自漢以後王澤盡新又此極耳夫秦
在諸侯為始焉與晉聯既更韓原之戰亦未遽絕中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幾重耳反國秦繆未及寒遽好會于穀之役自翊成晉秦未
 惡迭相攻擊蓋自彭衙至于河曲畧無寧歲秦之言則
 始得志於晉觀之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絕秦之秦亦未
 可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霸大合諸侯不通秦之秦
 于械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擯斥不通秦之所
 以莫能肆虎狼之暴者皆晉之力能制其命也夫晉
 為姬姓之屬藩屏王室據形勢之要表裏山河屏蔽
 東諸侯之國秦界處其西俗混戎翟雖有狡焉思啓
 封疆之意制於晉而不得逞固不能捨近而攻遠是
 以范雎謂韓魏中國之慮而天下之樞於此見晉之
 地勢足以控秦而秦之所患莫晉若也自三家分晉
 重以魏莖繆論遂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
 天下世儒立論往往咎六國不能堅守合從之約遂
 為秦有然臣則謂秦之所以能併諸侯者原於三家
 之分晉也向使晉國不分則以全力制秦秦豈能越
 晉而併天下哉由是言之六國之滅不係於合從不
 合從而係乎晉之分不分晉不分為三雖不係於合從不
 不可得而有晉既分為三雖合從秦不可得而拒蓋
 晉未分則形勢強既分為三則形勢弱况晉國既分之後

韓魏趙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
 秦患不待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
 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
 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
 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嗚呼三家之分國其有關於
 天下之大勢國統之離合者如此然則世之君子當
 知是書首此不徒以著周室之衰亦所以著秦人併
 吞六國之因不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
 道更變之端

卯巳

二十四年

燕僖公元年

王崩于驕立

是為安王

盜殺楚君當

書法

楚入綱目敗稱君僭王也至周亡始稱王稱薨
 書盜殺始此終綱目書盜殺十一是年楚君當

安王五年俠累七國癸亥黃歇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費禕晉懷帝永嘉六年賈疋梁戊午魏李延孫巳巳

東魏高澄唐玄宗開元十五年王君奭肅宗寶應元年李輔國憲宗元和十年武元衡僖宗中和四年王鐸不書官者三黃歇王君奭李輔國書使盜殺三漢光武十一年公孫述殺來歙岑彭獻帝建安二年表術殺陳王寵

庚辰

安王元年 楚悼王 秦伐魏

發明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當王室盛時征伐為天子大權諸侯無交伐之理至春秋則此制已紊况戰國乎然秦在春秋屢與晉交兵臣前蓋已論之矣自魯襄十四年書叔孫豹會十三國伐秦之後終春秋世秦晉無復兵爭始有伐魏之舉于時魏方無大侵伐至是重二百年始有伐魏之舉于時魏方無大不為無罪然秦實未嘗致討特為盜邊之計而已目凡此類例以伐書之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故用兵交伐迭書于冊所以著黷兵之罪耳惟夫網吞之初春首書伐則其首亂王制首開兵禍他時并吞天下其兆已見於此固君子尤當加察者臣故表而出之

辛巳

二年 魏韓趙伐楚 考異 提要有趙侯籍卒 鄭圍韓陽翟

集覽

陽翟地志潁川陽翟縣翟音宅索隱音狄括地志云洛川縣今屬鈞州

摭實

一統志云陽翟古地

名春秋時為鄭之揅邑戰國時為韓國秦為陽翟縣兼置潁川郡漢因之晉屬河南郡東魏置陽翟郡隋廢郡以縣屬秦州唐屬嵩州後屬許州宋屬潁昌府金改為鈞州以屬秦州有鈞臺故名元仍舊本朝因以陽翟縣省入屬開

封府

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 魏山崩壅河

集覽

魏山地志弘農在陝

陝州西二里臨黃河今有岡阜似是潁山之餘

書法

記異也書山崩始此終綱目書山崩二年十六是

壬午

建昭四年成帝建始三年河平三年元延三年和帝永元元年十二年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六年延光二年三年四年順帝永和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和平元年永興二年永壽元年延熹三年獻帝初平四年

年晉元帝太興四年再崩安帝義熙五年隋煬帝三
業七年而壅水者四是在年漢元帝建昭四年河平三
與焉漢元帝建昭四年

四年楚圍鄭

五年日食

書法 始不書其終綱目缺也蓋戰國之記注多畧矣書日食
至漢高帝三年始書月三

發明 春綱目是食三十六或日或不日然未有以年書
四年之類日食皆不書其月考之前史亦然後知
當時史官不職失其紀錄為可知矣不然綱目豈於
之所戒而故畧之書也

○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軻人聶政之勇以黃
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
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破面決眼自屠出
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聞而往哭之
曰是軻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
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

集覽

俠累戰國策作韓傀高
弟之名遂死政尸之旁

古有俠反累力追反嚴仲子嚴遂字仲子有惡如字史記
在孟州濟源縣東南戰國魏邑今濟源南三十里有軻
城村破面決眼索隱曰破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
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決作抉注挑也姊嫫嫫
音鶯史記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重自刑以絕從徐廣
曰恐其姊從坐而人死也索隱曰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
故復自刑其身令人死也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
重直龍反刑以為從坐非也劉貢父亦音足於反正義曰
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

蹤跡其姊妄云為已在故隱誤矣
揆實 一統志云濮陽古邑名春

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後屬秦漢廢之以其地屬濟陰郡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初因之後復為濮陽郡五代

發明

春秋先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繁左氏以為

魯則身為駢乘聖人且以盜書之况聶政刺客小入直穿窬之微者爾書之為盜夫復何說嘗怪馬遷作史特取聶政著之列傳累百千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千載之下必有深嘉風效之者矣觀者不可不知

六年鄭弒其君駘

書法

弒君者駢于陽之黨也不書稱國君始此綱目書

廢而弒者十一稱國者一齊寶卷書弒者七十三稱國者七鄭駘代鬱律涼張祚西燕主冲西燕主忠燕主雲宋子業夷蠻書弒不與焉

七年

書法

無事必書備編

發明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未有一年無事者則以當時史官猶謹其記錄之職故聖人得以因而修

之爾况於戰國日尋干戈安得無事而每每間見若此則以衰亂之世史官失職故也然綱目雖無事亦備歲年者此正編年之法爾若夫春秋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至綱目則止書歲者自未周至五代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歲月既久文字繁夥固不得純用春秋之法此又隨時變通之義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八年齊伐魯

九年魏伐鄭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十年 晉孝公 傾元年

寅庚 丑巳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集覽 宜陽 索隱曰弘農宜陽 縣在澗池西南今河南

府宜陽是括地志云故韓城一

摭實 一統志云宜陽古邑 名周為召伯聽訟之

郡後魏置宜陽郡後周改為熊州以縣屬焉隋屬河南郡

唐改縣曰福昌後唐改福慶縣宋復為宜 ○齊田和遷其

君貸於海上食一城

和田恒之 會孫也

書法 然則三晉亦不書大夫知為大夫者不若是甚矣 大夫所以 病王也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

集覽 武城 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 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伐魏 ○魯敗齊師于平陸

集覽 平陸 正義曰兖州縣 也平陸城即古厥國

在大梁 **實實** 一統志云平陸春秋魯邑名即古厥國也戰 國屬楚後屬秦漢置平陸縣屬東郡東漢省

入須昌縣北齊置樂平縣隋復改為平陸縣屬魯郡唐初 屬兖州後改為中都縣金改為汶上縣屬東平府 本朝

兖州府

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

諸侯

集覽 濁澤 地志濁水出齊郡廣縣屬媯山徐廣曰長 社有濁澤案趙世家中山伐魏敗涿澤正義曰

濁澤音濁徐云長社之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自長 社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社

也當是解縣濁 水近於魏都

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 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書法 會未有無故者綱目不言故會而言故必醜辭 也故濁澤之會書求為諸侯于郊之會書田詳

辰壬

卯辛

通鑑綱目卷之第... 十四

顯王十四年徐州之會書相
王顯王三十六年皆醜之也

發明 自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魯致討而魯君方制於三家有不能也當是時也陳恒之罪

有無天子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憤人皆得而誅之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暴亂肆行莫知禁也循至田和

遂併齊而有之今也前書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則其篡奪之實固不可誣周既不能制三晉於

前能請命于周者何耶彼後三年遂命為侯矣然田氏猶能請命于周者何耶彼後三年遂命為侯矣然田氏

已也以為已與三晉等爾一予一否尤而效之周亦何辭於田氏而遲之又者亦不得已之意焉爾比而

觀之則當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皆曉然具見於書法之間矣吁

十四年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集覽 南鄭漢中郡邑今興元所理縣三國魏孫資曰南鄭直為南鄭周褒國附庸之邑名鄭桓公

城其地漢為南鄭縣東漢置漢中郡治此西魏改光義縣隋復為南鄭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漢中府

魏侯斯卒

書法 諸國入綱目稱爵及僭王則貶稱君卒皆稱卒而後卒唯王崩立悉書之王立名諸國卒稱名夫國名卒不名者不得其也夷蠻之君書死

發明 按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凡外諸侯皆書卒先儒謂周室東

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上不請命聖人黜之特書曰卒蓋不與其為諸侯爾綱目取法春秋故凡諸侯所

以書卒者此也然則何以名之諸侯不生名則死而名之禮也以此小白重耳之盛莫不書名則綱目於

王既亡之後諸侯又皆書薨何哉蓋報王未亡之前天子在上故以王法而正諸侯之卒逮報既亡則上

無天子故諸侯聽其稱薨此又隨時變通之意綱目之所得已者嗚呼微矣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通鑑綱目卷之...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

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不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

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魏相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文曰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子文曰吾孰與起也文曰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加吾孰與起也文曰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之時屬公叔害起諧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之魏相公叔害起諧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疆兵破游說之言從橫

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河在冀州西故名西河三苗氏書蔡氏傳曰三苗國在

江南荆楊州之間恃險為亂者也今湖南溪洞時猶竊發

州而詢之地理沿革表今潭州古三苗國洞庭湖在岳

州巴陵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風土記

云鼎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于洞庭西為左彭蠡在東

江合正義曰以天子行北故洞庭在西貢彭蠡既在東

為右彭蠡湖在潯陽東南五十三里禹貢彭蠡既在東

氏傳曰地志在豫章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

章饒州南康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夏桀之居帝王

世紀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縣是汲冢古文太康居斟

尋羿亦居之桀又居焉括地志云鄆城在洛州鞏縣西

南河濟禹貢濟河惟兗州蔡氏傳曰兗州之域東南據

濟西北距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地志河自勝州東

直南至華陰即東至懷州南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入海

濟水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東至鉅鹿瘦陶縣入氐索

隱曰濟水出平原陰縣東泰華泰通作太禹貢至于泰華

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泰華泰通作太禹貢至于泰華

蔡氏傳曰地志泰華山在弘農華陰縣今華州華陰南

二十里也禮職方氏曰豫州山鎮曰華山伊闕括地志

云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高誘曰伊闕在洛陽

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屬道元注水經云禹疏龍門以

通鑑綱目卷之第... 禹所辟也屬道元注水經云禹疏龍門以

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然伊水歷其間故名伊闕

陽皇甫謚曰今上洛商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

洛縣古商國也今上洛商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

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劉氏案紂都朝歌孟門在其

西今言紂之國在孟門則東邊別有孟門也或謂今石

州孟門縣是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上黨南正義

曰在懷州河內北二十五里從橫從將容反橫與衡通

以威勢反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璣曰以利合為從

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橫秦故曰合從關西

地橫廣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

故曰連橫百越謂非一種也猶言揆實湖名在岳州府

百蠻韋昭曰越有百邑故曰百越也猶言揆實湖名在岳州府

城資西南禹貢九江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

豐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

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五瀦其間名為五瀦

國策云南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瀦其間名為五瀦

月間嶺峽我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

色彭蠡湖名在南康府東南一名官亭一名楊瀾左里

一名鄱陽湖四十里長三百里巨浸瀾漫中有鴈泊彭

湖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禹貢東匯澤為彭

蠡是也河濟二水名河水源自平陽府垣曲縣東流懷

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下曰沅水既見而伏復出於此為

濟有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周迴七百

八十五步且其深一丈與東源合流至溫縣南入于黃河

其水性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為榮往東若斷若續

或伏或見而入于海秦華二山名泰山在濟南府泰安

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其山屈曲盤

道至絕頂高四十餘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禪壇在馬華

山故曰華山太華白虎通云西方也太行用事萬物生華

故曰華山太華白虎通云西方也太行用事萬物生華

十里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即此一名伊闕

亦名闕口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

闕是也俗名龍門山羊腸坂名在潞州壺關縣東南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百六里漢地理志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未乙

孟門山名在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呂不韋曰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即此山也太行山名在懷慶府城北二十里山勢綿亘數千里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名太行禹貢太行恒山至於碣石蓋相接也常山常與恒山同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一里天文志恒山辰星主焉爾雅曰恒山為北嶽蓋祀典五嶽之一

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田齊太公和元年統秦晉齊楚燕趙魏韓舊國八田齊

齊新國一

考異

提要分註統字下作并

初命齊田和為諸

侯考異

據卷首魏斯趙籍韓虔稱晉大夫此田和上漏大夫字

書法

田和何以不書齊大夫據魏斯趙籍韓虔稱晉大夫田和首遷其君不書大夫久矣然則命之

者無貶乎貶必於其事端貶命晉大夫則餘者意自見矣非以其請命歟不書請命書求為諸侯則固不以田和為可命也

魏龍襲趙邯鄲不克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迎靈公之子于河西而立之是為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

集覽

庶長改庶長注見報

王二年改名也史失其姓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

書法

國母書弑始此終綱目母后書弑九詳漢靈帝中平六年

發明

按史秦靈公卒于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十六年卒于惠公立惠公十

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

母沈之淵旁夫獻公靈公之子不得嗣位則固當時用事大臣之罪爾昔齊公子商人駭施於國弑其君

舍而自立未幾商人為郕歌閭職所賊春秋不書曰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誠以商人所以得為君

者齊人君之也今出子繼簡公惠公之後而簡公惠公出於秦人之所共立固無商人弑君自立之罪至

申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十七

於出子已歷三世秦人既已舉國君之則出子固秦人之君而秦乃出子之國矣成而君之果何義哉前史書殺出子及其母視之甚輕而馬遷年表又以出公書之竊意出子在當時母子甚微故史氏亦待之以不足錄耳至綱目始書弑其君及其君母特著其變之甚大而秦人覆載不容之罪亦始有不可得而掩者然後知綱目書法之意蓋亦考其實而正其名不以勢之強弱而廢君臣之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為後世之戒耳昔孟子有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懼子謂綱目之脩其治亂臣賊子成春秋而亂臣前史未正之獄未名之惡皆大書而特書之于以繼麟經之絕筆示萬世之大閑使亂賊之徒其罪終不可得而泯沒庶幾人類有立不為夷狄禽獸之歸臣固亦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李者其母以常事視之常詞讀之則得其旨矣

韓伐鄭遂伐宋

十八年秦獻公齊桓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兔臺地名在河北

二十年日食晝晦日食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日食至於晝晦非小變也凡日食食既為甚星晝見次之晝晦又次之皆大異也終綱目書日

食三百六十七而晝晝晦者三其年魏王十四年漢呂氏庚申書星晝見者二宋文帝已巳唐肅宗上元

二年書食既者十有二詳漢惠帝七年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玉尸太子臧即位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書法 稱人何衆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衛鞅矣鞅書誅

發明 前書魏侯斯卒魏吳起奔楚此書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則是用起者魏楚之君而怨起者魏

楚之人也夫大臣佐君澤加於民則愛之若父母安有在魏而魏不容在楚而楚見殺哉起以功利富強

子庚

亥巳 戌戊

酉丁

通鑑綱目卷之...

之術中其君而雷用其民一旦禍發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然起既得罪于楚綱目不書誅而書殺何也因
射刺起并中王尸則當時羣臣作亂之罪亦不容泯
故不得而誅之惟夫書以楚人則足以見人皆欲殺
之之意云爾後之欲
圖富強者可不鑒諸

二十二年 楚肅王 齊伐燕 ○ 魏韓趙伐齊

二十三年 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 趙襲衛不克 ○ 齊侯貸

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書法 書遂何罪辭也然上書卒無子則愈於三晉矣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 狄敗魏師于澮 **集覽** 于澮澮古外反括地志云澮高

山一名澮山在絳州翼城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焉杜預曰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索隱曰言于澮者於澮水

也之側 **撥實** 一統志云澮水源出平陽府翼城縣東七 ○ 魏

韓趙伐齊

二十五年 晉靖公俱 蜀伐楚

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 是歲晉亡統 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 王崩子喜立

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集覽** 俱酒乃靖公之名也索隱

曰系本作靜公俱家人韋昭曰廢人之家也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書法 韓趙魏與晉並列為諸侯於是各歷數世矣斯武烈公止孝公傾靖公俱酒凡三世魏文侯斯武

侯擊侯取二世趙烈侯籍武侯敬侯章凡三世韓景侯

之罪罪之也故不稱魏趙韓而稱三晉據前伐齊再

君魏韓趙繫之以晉所以明其不臣也歷三四世而

終綱目書廢君三十四俱酒漢少帝昌邑孺子弘農

巳乙辰甲

卯癸

寅壬丑辛

丙午

烈王元年日食○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王魏山陽公齊王芳吳主亮晉陳留王海西公朱零
陵王營陽王齊汝陰王海陵王涪陵王梁巴陵王魏
主曄主恭主胡北齊中山王梁主綱主棟魏主欽周
宋公陳江陰王北齊濟南王陳臨海王隋介公唐鄭
公中宗唐鄂王吳越弘傑漢相陰公楚希萼書幽三
石鑒魏孝靜唐昭宗書遷二晉惠魏子攸廢書奉二
梁濟陰吳讓皇廢不成其
君三蕭正德淵明唐重茂

書法始書滅此

丁未

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三年燕敗齊師于林狐

集覽

林狐燕世家作林營索隱曰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

營故曰○魯魏伐齊

巳酉

四年燕桓公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集覽

都鄙案禮十邑曰都五百家為

邑○魏敗趙師于北蘭

集覽

北蘭地理志蘭屬西河郡正義曰今屬石州在趙之西北

故或云趙北蘭

五年魏伐楚○韓嚴遂弒其君

哀侯以韓廙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而并中哀侯

書法

於是嚴遂刺韓廙於朝并中哀侯何以不書及其相韓廙大臣非死國不書廙遂二人相害則

兩下相殺而已耳兩下相殺不書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集覽

瑩乙耕反公中緩正義曰中音仲

辛亥

六年魏惠王瑩韓齊侯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書法

有稱爵者稱齊侯嘉之也書來朝始此周世書

發明

則禮王制諸侯朝天子者禮也一不朝則黜其爵再

天子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則諸侯不王以春秋

者僅八見于經然皆因事而見實非能朝天子朝京

師也宗國且爾況他國乎春秋入見于周則國乎今齊

音晦一朝之後絕無而僅有者也五年一賢之宜矣然齊

六年一惟夫天能如周官則亦諸侯事天子之常禮何足

多哉目書此蓋亦樂予人為善之意於以見稱於當時

賢於以見周室之削於以見天下之無王雖曰幸侯之

其亦傷之觀者可也

趙伐齊

○魏敗趙師于懷

集覽

懷古河內也案韓詩外傳

邢丘曰懷武陟縣西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懷春秋後屬秦

漢為懷縣屬河內郡隋折置武陟縣屬殷州唐初於此

朝慶府之屬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予之居即墨也毀言日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

曰自子守阿吾言日以至吾使人視之阿田野不辟人民貧

餒趙攻郵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

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其 **集覽** 即墨本萊州邑今膠州縣

今登州膠水縣南六十里阿杜預曰濟北東阿是地本齊

秦為東郡縣漢為濟陰郵城縣西南屬濮州 **質實** 一統志

子壬

春秋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即墨漢置縣為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置之唐宋仍舊元屬膠州本朝改隸萊州府阿春秋齊之邑名戰國末屬秦漢置東阿縣屬東郡晉屬濟北國隋屬北齊郡唐初屬濟州府後屬鄆州宋屬東平府金元屬秦漢置鄆城縣屬濟陰郡晉於此置濮陽郡隋改為濮州唐初為濮陽郡後復為濮州治鄆城縣宋仍舊金本朝因之隸東昌府

書法

特書齊侯嘉不惑也凡美惡在其君則斥書也

七年

楚宣王良

日食

王崩弟扁立

是為頭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韓公孫頡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曰殺懿立公中緩割

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史公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也

集覽

頡音祈

顯王元年齊伐魏○趙侵齊

二年

三年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

集覽

洛陽書多士篇序曰成周既成注成周洛陽下

都崇是古洛陽城也今河南

質實

地名居洛水之北故曰

洛陽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郡漢為河南郡治東漢改為雒陽魏復為洛陽晉因之隋遷郡治河南縣

唐改洛陽為永昌尋復舊宋初河南洛陽二縣並置金以河南縣省入洛陽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府

四年魏伐宋

辰丙

卯乙 寅甲

巳丁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集覽石門趙世家作

石阿正義曰在石濕二州界黼黻之服白與黑相次畫為

司服也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

善斷也

斬首六萬

自徑嶺喻中條山通陝州道山嶺象

天左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

書法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書賜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賜周服二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終綱目

未巳 午戌

六年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于澮○秦敗魏師于少梁

集覽少梁正義

曰即馮翊夏陽縣也魏有大梁故以少梁

別之今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古少梁國

郡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唐屬同州五代梁唐屬

河因之府宋因之金改積州元復為韓城縣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揆實

一統志云

少梁春秋

政欲以**集覽**巴古巴子國有巴西巴東巴郡注見漢獻

秦取之置黔中郡漢改武陵郡後周改黔州故**接實**一

志云巴秦之郡名即周巴子國也秦滅蜀置巴郡漢因

齊後復為巴郡梁改為楚州西魏改為巴州隋初改為渝

重慶路孟知祥所據宋初改為恭州後陞重慶府元置

即古蠻蠻所居之地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黔中郡漢

改為武陵郡東漢因之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梁改為

沅州隋初改曰朗州後復為武陵郡唐初復為朗州後

改為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唐曰武平軍宋初屬朗

州後陞為常德軍節度元改為常德路本朝改為常德府屬湖廣道

發明秦伯何以不名史失其傳名不登於簡冊也春

陳侯鮑之類是也其不與會盟聘問者卒則名之如宋公和

滕侯卒宿男卒之類是也綱目不書名者如此年之

秦伯三十六年韓侯之類考之前史皆不載其名雖

或問見於後人附注之中亦不得知其實故皆從滕

侯宿男之例亦及史闕文之意也若強以附

注不可信之名而名之則失春秋之旨矣

申庚

八年秦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集覽**彗星杜預曰彗所以除

義曰彗徐醉反又先到反妖星芒偏指如彗者也春秋

鉤命決宋均注云彗五彗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

則賊起疆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

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楊韓占云其象若

則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

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

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

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

大馬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

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

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

通鑑綱目卷之

李事魏相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柩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

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柩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

疾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許諾而去公

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

必速行矣謝曰吾先君不能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

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既

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欲

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

國疆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風郡隋改岐州唐改鳳翔府括地志云岐山在岐州岐

山縣東北十里雍扶風雍縣也以有東麓西漢南商北

居庸四山之所擁翳故名曰雍天子致伯秦本紀孝公

十年其稱天子何注云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生故謂之天子疏解云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為爵稱者言爵醜也所以醜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

極之尊位謂之爵稱亦何傷而云無爵者謂無如諸侯

以下九命之爵耳豈謂無尊美之爵乎記郊特牲云古

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有爵明矣往者厲蹠簡公

殺出子之被殺故曰不寧也秦本紀曰秦以往者數易君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雍縣漢屬右扶風後魏為秦平郡治隋為扶風郡治唐至德初改為鳳翔縣元仍舊置天興縣後省鳳翔入天興金復改鳳翔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鳳翔府天興秦之縣名屬內史漢高帝初都於此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遂分櫟陽置萬年縣治櫟陽城中故又名萬年城今廢為鎮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五十里

書法

其書見西方下書入秦鞅之為禁大矣東諸侯其旨微矣書禁始此終綱目書禁十有七是年周赧王十年卜二年秦始皇三十三年漢景帝二年葬癸

酉年晉成帝咸康二年孝武帝寧康元年安帝義熙十四年陳文帝乙酉年唐高宗總章元年睿宗太極元年文宗開成二年懿宗咸通五年昭宗太順二年昭宣帝天祐二年後唐癸未年書字五十三則禁之為變非字比矣

發明

天人相應之機至不可誣也自聖經災異之書絕筆於獲麟之後泯泯禁禁至于戰國亂離濫

矣天變於上民病於下不可一端舉也今也上書禁星見西方下書衛鞅入秦何哉蓋秦自用鞅之後奮其餘烈日肆虎狼之毒吞噬列國凡上世神明之胄掃殄無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入之血災變之形孰有大於此者不惟是也發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守宰舉先王之典籍盡畀之烈燄之中自昔三代數聖人良法美意掃地不存其為禁也大矣星變之烈豈偶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禁出而掃滅宇內者爾通鑑是年不載禁星之出綱目取諸遷史年表特筆于此蓋有深意存乎其間君子不可不察也

九年

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辛酉 戌壬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夫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

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闢者各
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
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
服有功者顯明尊卑爵秩等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者予十金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徙置北
新令之徙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令行期年民之國都
行自公孫賈明曰秦人皆趨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
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
後民莫敢議令司馬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
於民民保於信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
善為國者不欺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親不傷所獲
是以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親不傷所獲不

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
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集覽 十家相連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

不收相管則十家連坐正義曰司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

除免其身役事未利事務也末利工商也蓋農桑為本

故上文云本業耕織舉以為收孥孥妻子也索隱曰謂

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論不得入宗屬之籍論平

聲議法也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宗屬之籍論平

宅臣妾衣服案商君本傳此句讀誤矣索隱注謂各隨

上句以差次或以名字作上句讀誤矣索隱注謂各隨

其家爵秩之班次不使借侈踰等也漢武帝時董仲舒
言宜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杜佑通典注名田占田也各
為立限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公主皆得名田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公主皆得名田
皆母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
內侯吏民

正誤 等也名田宅臣妾衣服今按通鑑節去

三字則此句當蒙上文各以差次四字通為一句

書法

綱目書律令多矣書省書正書更定書議定書新律令未有書變法者書變法何罪首變古也

故書衛鞅而削其族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五年秦壬戌年變法令漢惠帝四年省法令武帝元光五年定律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律令晉甲申年賈充正法律宋辛卯年魏更定律令丁巳年再書巳未年高充議

定辛未年魏更定齊律書成癸未年梁頒新律甲申年魏更定庚午年齊定律癸未年周頒大律丁酉

年周頒刑書巳亥年周作刑經辛丑年隋初行新律癸卯年隋更定律大業三年頒新律戊寅年唐定律

律貞觀元年更定十一年定律令五代庚午年梁定律令癸未年唐復舊律令丁巳年周作刑統書變法

而者已

十一年

元韓昭侯

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

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有

守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

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

千

郊縣屬沛郡一大作交音下交反檀子檀姓也史失其名索隱曰古者大夫皆稱子南城縣名屬泰山

也高唐本博州縣今改州屬東昌路黔夫姓名黔音渠金反徐州索隱曰即薛縣也徐音舒非九州之徐春秋

作舒州賈逵曰說文作舒舒正義曰徐州齊西北界上地薛縣六國時曰徐州紀年云梁惠王下邳遷于薛故名徐州則徐與邳並音舒正名也史失其姓種上聲地

寅丙丑乙

子甲亥癸

通鑑綱目卷之...

實一統志云高唐春秋齊之邑名漢始置縣屬平原郡後魏置南清河郡北齊罷郡隋初以縣屬具州後屬

清河郡唐改為崇武縣後復為高唐縣屬博州五代梁改魚丘縣後唐復舊晉改齊城縣漢復為高唐縣宋金

仍屬博州元初屬東平路至元中改為博州本朝因之屬東昌府

書法會不言故言醜辭也書會田于郊醜之也書田始此終綱目書田三書是年宋甲申年魏主唐

穆宋長慶二年書獵十二年延熹元年六年靈帝光和五年延宋癸卯年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一年十六年唐甲申年再獵乙酉年凡田獵譏也惟魏太武唐太宗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初孫臏與龐涓俱李兵法涓仕魏初將軍自以能不及

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

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為將辭以刑餘

計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帥居輜車中坐為

救聞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

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

敗**集覽**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孫子本傳拳作捲索隱

不可控捲而擊之案捲即拳劉氏釋云控總捲縮非也

救聞者不搏擲索隱曰謂救聞者當善為解之毋以手

助相搏擲則其怒益熾矣案擲謂以手持擲刺人也批

尤擣虛索隱曰批白結反相排批也亢拒也擣擊也衝

也虛空也謂敵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

欲令田忌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

謂若批其相亢為衝擣彼虛則其事形相格而不得行也

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格音閤歧問不得行也**正誤**

控拳今按作拳擊說則與下文救聞者不搏擲意重益

康云拳與秦同區願切攘臂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繩也漢書註攘臂猶將臂

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拘將也禮亂絲為喻言雜亂紛
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拘將也禮亂絲為喻言雜亂紛
之搏擻今按搏手擊也擻拘持也批亢今按亢本喉
字居即切於要之處也漢書婁敬云與人鬪不搯其亢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音義皆同批亢謂擊其要處也
逆鱗亦謂龍喉下有逆鱗也此言批亢謂擊其要處也
下文云引兵疾走其都即要處也若彼
亢拒而我擊之則與擻虛之義不侔矣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集覽
陵觀地名在兗州境劉伯莊曰觀工喚反廩丘地理志兗

州有廩丘縣史記韓世家作邢廩丘地理志兗州有廩丘縣史記韓世家作邢

國時屬韓漢置廩丘縣屬高平郡三國魏及晉宋皆因之

隋省入鄆城縣故城在東昌府范縣義東堡春秋齊烏餘

以廩丘奔晉又曹魏移兗州於廩丘即此

十七年秦伐魏○諸侯圍魏襄陵集覽
襄陵河東有襄陵縣今屬平陽府

撫實
此一統志云襄陵晉大夫卻犍之食邑名以襄公陵在

汾水之西五代晉屬絳州改屬河中府宋屬晉州今屬平

陽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十八年秦伐魏○韓以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李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

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

治兵彊申子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

侯曰所謂李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

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

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
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裁之侍者曰君亦不
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顯一
笑顯有為顯笑有為笑今袴集覽李黃老刑名申不害
豈特顯有為哉吾必待有功者集覽本傳申子之李本於
黃老而主刑名索隱曰黃老之法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之書有八十一篇刑名注見漢
景帝元年年撫實一統志云申不害京人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縣民父子兄弟同室

一縣廢井田開阡陌集覽冀闕正義曰冀記也記兩

旁中央闕然為道崔寔古注云人臣至此則思其所

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為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

名咸陽漢高更名城漢武更名渭城今長安是關中

記秦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

是山南故名咸陽亦曰陽其城在渭水北又在九夔諸

兄弟同室居止鞅始更為制而禁之開阡陌路南北曰

阡東西曰陌正義曰案謂驛驂也平斗桶權衡桶音勇

字通作甬量器名今之斛也稱鍾曰權稱上曰衡權與

物鈞而生衡所以知物輕重記日月仲春角斗桶注角

平之也仲正誤開阡陌今按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一

便者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又開在野裏先王所以如

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

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整齊也據實秦之統志云咸陽

徙都於此其地在山南水北山皆陽故名咸陽漢初

曰新城縣元鼎初改渭城縣東漢省晉時石勒於此置

石安縣後符秦置咸陽郡隋郡廢唐復為咸陽縣屬京

改屬西

書法

發明

乃舉

而用

二十年趙肅侯

書始何罪首變古也凡立法有

夏商周而法始大備前世論之詳矣鞅獨何人

勝誅然綱目皆以秦書而不以鞅書者蓋法者不可

於秦鞅亦安得而辭哉其旨嚴矣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癸酉 甲戌 乙亥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使何乃若是子思曰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不進事是而臧子曰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橋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吳曰予聖誰知鳥

之雌雄抑亦似 **集覽** 干城之將 詩 兔 且 篇 公 侯 干 城 注 君之君臣乎

也謂可任以干城其民干如字孫炎注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音戶旦反左傳注謂扞蔽其民若城所以自

書法 也衛故侯爵也求媚於人則復而曰貶何著其心

發明 何哉蓋春秋列國率皆僭號稱公如鄭伯邾子

把男之類甚至葉以楚之屬縣亦稱曰公今馬趙衛之

自貶特迫於勢之微弱求於取容之地爾彼韓趙魏

乃也晉之大夫衛與晉為兄弟之國其視三家則其外

臣也甘為服屬不亦傷乎然三家尚能併晉而有其

又何有於衛哉特免其地褊小不足以見動三晉之凌

弱小而微者之不能自立其亦可哀也已

子丙

二十四年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四

丁丑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集覽 京師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也

以衆人之辭言之

書法

是為不恭故書諸侯不序畧之也據濁澤之會

諸侯皆序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

侯來朝

書法

使諸侯何不以序畧之也來朝也其畧之何秦所

常禮而待命於人是以為不恭故畧之也朝觀諸侯之慢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屬辭比事而諸侯之慢使秦之強可見矣已受諸侯之賀而使大夫朝周秦之慢使不王孰甚焉然則曷為書會諸侯不以大夫朝周秦之慢使也網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自入綱目至周亡凡六王百四十八年其來朝者二烈王六年周衰甚矣

發明

秦至是蓋益強矣致伯于秦周之取容也師師會侯秦之脅制也比而書之周秦之情見矣

二十七年

考異不載其說未詳所據後潛王元年做此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齊威王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之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走魏都龐涓聞之起兵而使田忌將孫子為帥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起兵而使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

通鑑綱目卷之

周顯王

三十五

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
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
豎子之名齊因乘勝**集覽** 蹇上將魏武帝曰蹇挫也索
大敗魏師虜太子申**集覽** 隱曰蹇居月反劉氏云蹇斃
也大將軍必致僵仆**馬陵** 徐廣曰在魏州元城東南十
里正義曰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東北六十里有陵澗
谷深峻可以置伏案**據實** 一統志云馬陵道名在
龐涓敗在此徐說非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

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考異** 提要無於

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
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
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以因
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
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襄公以

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

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因去安邑徙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

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胡氏曰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魏

長無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為也况天下不

止一鞅可勝殺乎惠王不恨不用孟子之言而以不用

公叔之言為恨**集覽** 大梁本地名大音泰正義曰從蒲

其亦可謂愚矣**州安邑** 徙都大梁今汴州浚儀大
梁亭是商於十五邑索隱曰商於皆在弘農正義曰古
商國今商洛縣是在商州東九十里於在鄧州內鄉縣
東七里案十五邑近此二邑未**正誤** 未害為殺無罪以
害為一句絕言為此亦無傷也**據實** 一統志云大梁
當為一句而貫下文言於殺無傷也**據實** 戰國魏之郡名
以利己仁者不為之義無傷也**據實** 戰國魏之郡名
魏都於此魏為大梁秦為三川郡地漢為陳留郡地晉
改為陳留國東魏改置梁州後周改為汴州隋廢之以
其地併入滎陽等郡唐武德初置汴州天寶初復為陳
留郡乾元初又為汴州興元初徙宣武軍治此五代梁

都此號東京開封府宋因而都之今陞為汴京後復都馬元改汴梁
開封府屬河南道

書法

是訪執何譏誦也書誘執始此終綱目書誘執五

子勝梁辛未年江安侯圓正唐元和五年
年盧從史而秦居其三馬秦之譎甚矣

發明

至秦尚功首虜之國也疾驅力戰類皆無名之師

而受封秦以是而賞功書之詳詞之復所以著秦氏
君臣之罪而非夸其戰伐也鞅之詐謀若此而猶欲
以徒木予金為示信之舉何哉雖然徒木予金亦詐謀也

齊趙伐魏

三十年楚威王
商元年

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
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

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刑嘗臨
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

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段

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
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

救荆禍於巴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
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男女流

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
主其從政也陵轅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

八年矣詩曰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
操闖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

非特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
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

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

未癸午壬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作胡氏曰鞅至是雖有變計王之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善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于處之刑亦不可補商於最爾之地不足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

集覽 五殺大夫荆之鄙人左傳僖五年晉執虞大矣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宛屬楚初國于荆州故云荆案春秋初例稱荆僖公後始稱楚百里奚後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以五殺羊皮贖之授以國政號五殺大夫或曰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以要秦故曰舉之牛口之下三置晉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禍索隱曰案十二諸侯年表秦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荆禍未詳巴人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犬戎正義曰黃帝之後生并明并明生白人是為犬戎也後漢書犬戎繫瓠之後今長沙武陵太守是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拊記曲禮上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助哀也相謂送拊聲以音聲自勸也關戰索隱曰關音吸戰之名也鄒誕生音吐臘反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文也孔子所定之餘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鞅於秦無仁恩故秦之將欲收鞅者其效甚明矣故云豈其微哉

書法 人眾辭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誅衛鞅誅陳豨誅產祿誅淳誅史歆誅閻頭誅董卓誅馬騰誅步闡誅穎誅祖約誅張璠誅元鑿誅爾誅顯壽誅元載誅田希鑿誅劉洙直書誅而削其官皆甚快之辭也

發明 吳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不惟楚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軀而鞅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比也然秦之於鞅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于冊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嚴矣後之欲治商鞅之術者可不鑒諸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韓申不害卒

書法 卒在位也綱目不皆卒大夫在位卒功卒賢卒盜賊書死獄死書死戰死書死死義書死之

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

集覽 宋太丘社亡封禪書注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亡

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史記漢武本紀周德衰宋之社亡注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武王伐紂而立亳社以為監○孟軻至戒周德衰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後也

魏

孟子鄒人名軻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詞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利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利吾身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為迂遠而閤於事情不能用也

書法

至無事不書此其書何特筆也鄒人也何以不書鄒據公孫鞅書衛天下之辭也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 魏惠王

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

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為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為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實故今從之

集覽

汲冢竹書紀年索隱曰王即案紀年之書多是偽謬晉武

帝時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餘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燼簡斷札晉武乃詔束皙隨欵分釋之不姓也音方鳩反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摭實

徐州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書法

會言故醜辭也濁澤之會書求為諸侯安王十三年于郊之會書田顯王十四年徐州之會書

相王皆醜之也按分注是歲魏惠王復改元稱一年則以稱王之故欵

○楚滅越

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子戊

三十六年楚伐齊○韓侯卒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舅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也故曰不時至是昭侯薨而集覽屈宜舅許慎曰楚大夫也時在魏顧益奢

修奢

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

集覽

雕陰魏地在龍門

郡有雕陰縣括地志云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接實

一統志云雕陰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

魏後屬秦漢置雕陰縣屬上郡晉為赫連勃勃所居後魏於此置上郡又分置綏州隋初改為上州後改為雕陰郡唐初改為綏州天寶中改為上郡乾元初復為綏州宋改為綏德城元符初置綏德軍金復為綏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不為兵者以趙為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親則禍必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今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韓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礮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無已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乘騎五千匹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即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蓄之卒已二十一萬矣夫韓魏之所以重發於遠者為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存亡之機矣幸而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

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集覽 傳國都而止謂兵止於此禍必中為趙中竹仲反戰國策注猶射中的也衡人如張儀之徒衡讀曰橫恐惕索隱曰惕許焉反相恐脅也鄒氏音懋義疎身富榮句絕擯秦正義曰擯棄也史記作實秦案禮金路以實實讀作擯義異音同故史記借用索隱注為賓客之實誤洹水相州縣名後屬魏州左傳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洹音桓今土俗音袁應劭曰在湯陰界瓚曰在今安樂縣北撓秦撓音女巧反又火高反擾也乱也

效之效獻也。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作寧為雞中之主。

不為牛從延篤注尸主也。從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

牛從案蘇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

從之耳。雞尸牛從謬誤也。正義曰雞口雖食猶能進食

牛後雖大乃出糞也。蒼頭顏師古曰長大有替力者之

號項羽傳異軍蒼頭應劭曰言其與眾異也。蒼頭謂若

赤眉青領以相別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如淳曰

蒼頭魏兵卒之號也。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

帽也。廝徒廝養馬之賤者也。徒僕隸也。四塞塞先代反

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亢父鄭德曰音亢

甫索隱曰亢舊音剛。劉伯莊包愷並音苦。浪反地理志

東平亢父縣括地志云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里

方軌爾雅方舟者併兩舟則此軌亦兩也。猶言並轍也

此行比毗義反。聯次也行胡剛反。列也。狼顧狼性怯走

喜回顧。伺疑虛喝。索隱曰伺音通。伺疑恐懼貌。虛喝喘

息亦疑懼貌。戰國策注高誘曰伺痛也。言疑之甚。喝呵也

秦自疑懼不敢進兵。故作恐怯之詞。以給韓魏霸王

于之資。後做此輜重。輜載衣車重載物車。顏師古曰行

者之輜重。正義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

正誤

四塞今按塞悉則切。四塞四面皆充

捷實

一統志云涇水周之地。名春秋時屬晉

是謂以虛捷實。戰國時為魏武侯別都。漢置魏縣屬魏

都晉因之。北齊省入昌樂縣。隋初復置。隸武陽郡。唐隸

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大名府。亢

父古邑名。春秋屬魯。戰國屬楚。漢置亢父縣。屬東平國

三國魏及晉宋皆仍舊。隋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濟南州

南六十里。

書法

以為長何著六國之志也。至連衡則書秦使張

約之不可恃也。君子之關異端也。著其說而不沒其

實則不待貶而人知其為非。是故燕趙韓魏齊楚合

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則書秦使張儀說楚韓

齊趙燕連衡以事秦。則書然則為六國者宜何如。孟

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以下此其道矣。

發明

昔蘇軾有言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

丑巳

時也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者捨合從之一惜乎秦之為他策蘇秦適逢其故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秦之為他策蘇秦適逢其以之利而啗六國爾天若六國之利害所在彼固不能言也而網目書此則若六國之自合從而不言蘇秦之說者亦以當時之勢不容不合爾然未幾繼書從約皆解于下則以見秦特偷取一時之富貴非真能為六國深謀遠慮者李者比而現之則知詐謀游說果不足恃而合從連衡之事果非君子之所當尚歎也

三十七年

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疆元年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

趙適燕從約皆解

考異

提要書曰秦及齊魏伐趙從約皆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書法

以者何易辭也前年六國合從齊魏在焉至是踰年耳秦得以其師伐趙合之何難敗之何易哉勢則然也故上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下書秦以齊魏之師伐趙雖間有事不書所以著從約之不可恃也報王四年繼書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魏以陰晉為和於秦

集覽

陰晉地理志華州華陰縣春秋魏陰晉也秦惠文王更名寧秦

漢高改

撫實

一統志云陰晉古地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改曰寧秦漢始置華陰縣以在華山

之陰故名唐分置潼津縣尋省入華陰垂拱初改僊掌縣神龍中復曰華陰寶曆中改太陰縣後復為華陰縣宋全

元仍舊本朝因

陰寔華

齊伐燕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庚寅 卯辛

通鑑綱目卷之

周顯王三十九年

四三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

集覽

汾陰地理志云

今蒲州縣其故城俗名殷湯城在汾陰北九里皮氏地理志云

志河東有皮氏縣括地志云即絳州龍門縣故城在龍門

西北三十步焦地志云弘農中東北隅因焦水為名古焦

國在陝縣東北百步古絳城中東北隅因焦水為名古焦

克商封神農 **據實** 陰縣屬河東郡晉時刻淵省入蒲坂縣

後魏復置屬汾陰郡隋屬河東郡唐初屬秦州尋改屬蒲

州開元中改實鼎縣宋真宗祀汾陰改曰榮河縣置慶成

軍尋廢以縣屬河東中府金置榮州元仍為榮河縣本朝

因之改屬平陽府皮氏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魏秦置

皮氏縣漢屬河東郡魏晉皆屬平陽郡後魏改龍門縣及

置龍門郡隋初郡罷以縣屬蒲州唐置秦州貞觀中州廢

以縣屬絳州元和初屬河中府宋宣和初改為平陽府焦

屬榮州後復屬河中府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平陽府焦

古邑名以焦水為名周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此為焦

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焦縣屬弘農郡

東漢省之故城在河南 ○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四十一年

楚懷王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

盡入上君以謝秦以儀為相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李縱橫之術游諸

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說之以為客

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

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使

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 **集覽** 鬼谷先生風俗通曰

五縣以謝秦儀歸而相秦 **集覽** 六國時從橫家索隱

曰鬼谷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壑蓋其人

所居因號焉樂臺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其道故其

名事鬼谷也群書考索曰鬼谷先生周時高士姓名不

聞以其所隱地名自號焉蘇張師之授以押闔分其書

三卷蒲陽今河東蒲阪縣是也魏世家秦拔我蒲陽括

地志云蒲邑故城在隄州隄川縣南四十五里居蒲水

北故名蒲陽又蒲阪注見報王十二年質焉句絕質音

致正義曰國疆欲待弱之來相事遣子及貴臣往為

質此音步利反二國敵亦為交質此音致如左傳王子狐為

質直實反二國敵亦為交質此音致如左傳王子狐為

質於鄭鄭公子忽正誤使公子繇質焉今按質字以疆

為質於周是也弱分二音使在一句內如左傳

質子鄭交質之類宜何音要之摭實春秋晉平公時人姓

王名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

壽貴一曰嵩高之陽城亦有鬼谷又按鬼谷地名在河南

府登封縣北百里春秋時晉邑名以居蒲水之北故名習於

鬼谷即此蒲陽後周改為蒲州隋復為河東郡治河東縣唐初改為蒲

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為蒲州尋改為河中府元因之

本朝復為蒲州屬平陽府度宋仍舊屬陝西路金為蒲州尋改為河中府元因之

書法齊伐燕取十城已而歸之不書三十七此書之

則書復與魏蒲坂則於魏則書復與楚上庸則書復與魏蒲坂則於魏則書皆所以著其譎也

括地志云今寧涇慶三州本其地案一統志云義渠戎

之國名秦滅義渠以其地置義渠縣屬北地郡漢因之東

漢至晉復陷於戎後魏置朔州隋改為弘化郡唐初置慶州五代梁改為武靜軍宋初為慶州後陞為慶陽軍金改曰

安國軍後置慶元路元為慶○秦歸焦曲沃於魏考異提

陽府本朝因之隸陝西道○秦歸焦曲沃於魏考異提

書曰秦歸集覽曲沃地理志云曲沃故城在陝州陝縣西南三喜

十二里今質實魏秦漢為河東郡絳縣地晉屬平陽郡後屬

魏置曲沃縣屬正平郡後周治祭昌堡隋屬絳州又移治絳邑故城北唐宋金元皆因之本朝改屬平陽府

未乙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集覽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及左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集覽義渠索隱曰古西戎國與趙魏

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
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集覽 肥義姓名

申丙

四十四年

趙武靈夏四月秦初稱王

書法

也凡綱目以來七十九年矣於是始書月詳秦借

稱王不宜帝而帝
則書稱帝稱皇帝

酉丁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

集覽

陝地理志弘農有陝縣

據實

一統志云陝古邑名周為魏國地春秋時屬晉因之

後魏改置陝州隋初州廢以縣屬河南郡後復置弘農郡

改西安軍元仍為陝州本
朝以陝縣省入屬河南府
○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

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

書法

於是秦通於文公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

於燕而奔齊此偽奔也易為以奔書其奔則

戌戌

四十六年

秦齊楚會于齧桑

齊史記是年秦齊楚會于齧桑

彭城間張晏云地名如淳云邑名為水所浮漂裴駟云在梁

○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書法

此相必稱以恒辭也魏不能儀而為儀所用也故

去就在張儀則不書魏以張儀為相而書張儀出相

於

發明

四十四年書張儀伐魏取陝矣今魏取蒲陽矣四十五年相

魏以儀之反覆固不足多責為魏國者不亦愚之甚耶且魏獨不思前年之伐我者誰欽往年之伐我者又誰欽彼親用兵以伐我既與我之父兄子弟交鋒其誦詐為之忿然不平魏乃率國聽之幾何而不覆哉惟夫合網目前後所書觀之然後知儀之為反覆小人而魏之為削弱不能自立也卒斃于秦不亦宜乎

○韓燕稱王 **考異** 據四十四年分注趙武靈王赧王十七年分注趙惠文王則趙亦稱王矣然諸

趙國稱王皆書而獨不書疑竭

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書法 於是趙武靈王不肯稱王今國人謂已曰君則何以不書常事也而五國之罪著矣

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為慎 靚王

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 **考異** 提要號作封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

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

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嘗數千人名

重天下司馬溫公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

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成曰足

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

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曰善遂不受成趨出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

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司馬公

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采

非無以下體集覽靖郭君索隱曰死後別號靖郭耳則孟嘗君有焉

郭侯是也五官之計齊國策注引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計其事之凡也

高誘曰計簿書也巳而厭之齊國策王曰說吾而厭之注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悉以五官之計委之

黨或作侻注侻卓異也侻音他歷反登徒直送象史記注登徒姓名楚大夫登徒子也直猶當也當送象

以登齊國策注登徒楚官也文選宋玉好色賦登徒子注詐也

正誤五官今按田嬰告齊宣王乃諸侯五官禮記詐也諸侯適天子命五官而後行註五官五大夫

典事者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即五官也巳而厭之今按此謂齊王厭於聽覽也

書法書賜號始此終綱目書賜號九是年漢宣帝地節四年博平君平帝元始元年安漢公四年辛

衡陳巳卯年周道遙公唐代宗大曆十四年郭子儀尚父昭宗景福二年王行瑜尚父天復二年朱全忠

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五代梁壬申年錢鏐尚父刘守光書推不與惟韋夏郭子儀無譏焉

慎靚王元年燕王噲衛更貶號曰君

書法趙武靈王今國人謂巳曰君不書此何以書誅心也不知守國自貶以求媚於人其褻王爵卑

先祖甚矣綱目前書曰貶號為侯此書曰更貶號曰君甚之也

二年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考異提要無孟軻去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至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

寅壬

丑辛

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將坐於堂上曰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棘若無罪而就死地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吾心足以王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矣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集覽

釁鐘新鑄鐘殺牲以血塗釁却也記雜記宗廟

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假豚禮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云釁讀為微或曰釁鼓之釁刑于寡妻詩思齊鄭文公傳曰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言文王以儀法內施於閨門而及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書法

魏稱王矣其曰魏君何民無二王也然則魏故而既棄之矣吾又安得而予之貶曰君焉是夷之於衛也自是五國皆卒稱君上書魏君瑩卒不書孟軻

去魏譏在嗣君矣

發明

是時魏已稱王矣胡為止書魏君哉夫王者有天下之號非諸侯所得稱也春秋繫王於天為

萬世法其義甚明當時徐楚吳越僭稱王聖人待以夷狄皆書曰子所以深加貶絕示天下以民無二王之義也戰國之初三晉始得侯爵至顯王三十五年綱目書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四十五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則是當時諸侯皆稱王矣然綱目於諸國未稱王之前各書本爵至稱王之以後通書曰君蓋不其自稱之僭也夫有其實則可以居其名無其實焉可居其名哉自是而後列國例皆稱君矣

三年魏襄王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年

國皆敗走考異提要無五 ○宋稱王

四年秦大敗韓師于脩魚虜其將鯨申差集覽脩魚索隱曰地名戰

辰甲

卯癸

國屬韓鯁申差韓之大將
正誤鯁申差今按索隱云二
將名當是曰鯁曰申差

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

齊大夫殺蘇秦

書法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以為秦之護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書以為世戒也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
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
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
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且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以
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
攻河外據卷行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
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
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正義曰卷行酸棗皆黃河南岸地故曰河外
地理志卷縣在河南酸棗縣在陳留行地志關餘酸棗

義曰卷津在滎陽與行相近卷音權字林音丘權反正
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十七里 **接實** 戰國時屬魏漢置卷縣屬河南郡

後省之故城在開封府原武縣之西北酸棗古邑名春
秋時屬鄭戰國時為韓所都秦置酸棗縣漢屬陳留郡

後魏屬東郡北齊廢之隋初復置屬滑州後屬滎陽郡
唐屬滑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宋改延津縣金置延州後

廢之元仍為延津縣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陽晉古
邑名春秋戰國俱屬衛秦滅衛遂廢之故城在兗州府

曹縣西北三十七里

書法

張儀出入綱目悉書之特筆也秦之譎張儀為
之然則秦能用儀矣其亦書相秦何儀魏人也

相秦而書曰歸所以著前之出為秦謀而非果免
也今乃歸而復其位焉耳不書秦以非新命也

五年秦伐蜀取之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
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

已

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聞
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利者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
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
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一禁紂
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所也一國而
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為服焉拔一國而
下不以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
止而攻之名是我一率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
也而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集覽

司馬錯田完之裔完為齊
大司馬後因氏為錯名也

紂暴虐鼎遷于周武王遷之成
王定之于郊鄂秦昭王取之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皆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信
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
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
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
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及
老傳天下於益而啓與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而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
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臣

集覽

鹿毛壽徐
廣曰一壽

壽韓子又曰甘陵縣本名鹿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鹿
屬國屬音燭付也以燕國付與子之以啓人為吏索隱
曰人臣也以啓之臣為益之吏效之子之索隱曰效呈
也謂以印呈與子之噲老戰國策注噲以老
自休顧為臣顧反也言燕君反為子之噲之臣

正誤

鹿毛

按劉伯莊云三字人
姓名國語鹿作唐

書法

當以者也故何以罪噲也以者不

發明

乃欲以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燕噲何人

名為禪代者綱目皆直書其自立之實未嘗以遜國

予之今觀此書則知噲自以國遜其臣而非子之篡

取其國也然子之乘燕噲之愚設謀游說處非其據

卒之君臣俱不能免均為妄人也已書之于冊足貽

千古之笑爾

六年王崩子延立

是為
赧王

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又敗

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

集覽

岸門徐廣曰穎陰岸

州長社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齊伐燕取之醢子之

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

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

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

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於是齊王問於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

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也諸侯將謀救燕王又問於孟子孟子對曰

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

者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

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

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

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集覽

市被正義

曰姓名也

孟軻去齊

書法

於是子之為王三年矣書子之何不成之為君也故曾得稱故燕君書取書醢書殺甚齊也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子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韓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沒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季出於魯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集覽處士謂不官於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書法

去非有事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為故前書孟

軻去魏以病襄後書

發明

自顯王之三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考之

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答問之畧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者所以著其與時不合道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嗚呼孟子既去則能帖泰此固綱目之深意也李者不可不察

二年

齊湣王秦伐趙○楚屈匄伐秦考異提要屈匄下

申戊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也對曰夫秦之所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矣貪夫絕齊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

乃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

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

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

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

自其至其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怒欲發兵攻齊

陳軫曰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

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

擊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亦發兵使庶長章

擊之集覽箕帚之妾為妾以供掃灑也記曲禮納女於大

曰伴詐也借宋之符符節也行者執以為信無符則不

得達時楚絕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達之折

節鮑虎曰屈折肢節以服事也名都都大邑也名謂有

聞於時者庶長章漢書音義曰秦置二十級爵第十爵

左庶長至第十八爵為大庶長正義曰長展兩反章名也史失其姓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

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集覽丹陽索

丹陽在漢中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此正義曰南郡枝江

故城是輿地志歸州秭歸東有丹陽城藍田漢地志京兆

有藍田縣括地志云藍田山三皇舊居摭實一統志云丹

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西入縣摭實陽春秋楚邑

通鑑綱目卷之

周赧王三年

三

五

酉巳

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集覽丹陽索

丹陽在漢中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此正義曰南郡枝江

故城是輿地志歸州秭歸東有丹陽城藍田漢地志京兆

有藍田縣括地志云藍田山三皇舊居摭實一統志云丹

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西入縣摭實陽春秋楚邑

名秦滅楚屬南郡漢廢之故城在荊州府歸州東七里北

枕大江即屈沱楚王城也唐元和志云周成王封楚熊繹

於荆丹陽之地即此後又移枝江山亦曰丹陽藍田秦之縣

名周禮王之次美者曰藍此縣山出王故以名縣漢屬京

兆尹晉因之後魏初省後復置後周初置藍田郡後省之

丹陽之戰斬首八萬

發明

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匄興無名之師

免俘虜為楚者亦可已矣忿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

義耶內喪師徒之眾外召韓魏之兵利之復襲秦果何

如此觀綱目所書詞繁而不殺則其曲固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困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

集覽

涓人韋昭曰今中涓也漢儀注天子有中涓顏

韓君卒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取撫實

一統志云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

庚戌

四年

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

蜀相殺蜀侯

考異

據後書秦誅蜀相莊則此當書蜀相莊

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胡氏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衆手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集覽**犀首魏官名公孫行為此官因為動其君耳**號馬司馬**龐曰若今虎牙將軍

君其

書法

殺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弒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固可殺歟不死社稷而見殺於其臣

亦不足以為言君矣終綱目君弒書殺八以盜殺書殺者一楚當以獨夫書殺者一漢承祐以失地書殺者

二蜀侯齊君地以兩下相殺書者四楚郝趙石鑿段隨涼紹蠻夷書殺不與焉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

合從考異

提要事秦下有秦封儀為武信君七字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
 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
 子柰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
 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
 往楚王因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
 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
 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
 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
 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
 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
 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
 日而距扞閔扞閔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率甲而
 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外此臣所為大王惠也大王誠
 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為大王惠也大王誠
 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
 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胄
 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

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
 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
 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
 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
 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
 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
 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
 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率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
 雖僻遠然而心忿怒之日久矣今有蔽甲獨兵軍於
 澠池願渡河輸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
 正綏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韓
 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有也夫斷右有
 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母危得乎今秦發三將
 軍塞午道軍成臯龜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
 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國也趙
 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
 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婦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

通鑑綱目卷之

周赧王三十四年

五十五

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
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時少習也杜預曰習商縣武關不格猶言不敵也

正義曰蜀郡岷江本冉肫國禹貢岷山導江案郡志

也入大渡河一入征南一入溢村至石紐則禹所導

界拒杆閼戰國楚策注距訓至也張儀傳注徐廣曰

北地郡也重出地重難也猶言愛惜也捐甲徒楊捐棄

衣甲徒跣袒裼也下甲猶言頌兵也河外索隱曰河

傳注徐廣曰齊威公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

以為博閼正義曰在博州督過之張儀傳注索隱曰督

者謂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戰國趙策高

純注督視責也漢中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

水南之地名曰漢中午道索隱曰此午道道地名當在趙

東齊西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午道交道也州伯在趙

齊西界案在**正誤**下甲今按猶**質實**之南關也在西

博州之西境**正誤**下甲今按猶**質實**之南關也在西

府商縣東一百八十里本朝建有巡檢司西北裂江

即四瀆之一也俗名汶江源出成都府茂州西北裂江

村之崑山經茂州城下西南至威州又過汶川轉而東

南至灌縣過金馬口至新津縣與皂江水合**扞關**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巴東郡復為漢中郡尋改為梁州

初陷於蜀後又陷於苻秦宋齊梁及元魏皆以梁州治

書法

復合從衡何著衡人之不足恃也故下繼書諸侯

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以著合

從之不可恃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卒諸侯復

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

發明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

亥辛

五年

秦武王

秦張儀復出相魏

考異

提要出字在復字上

之游說也而書法不同若此何哉蓋六國迫於秦其勢不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後之論從衡之士者盍以此觀之毋謂儀秦辨諸

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載而儀秦衍最著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而已惡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秦誅蜀相莊

書法

蜀侯不書弒矣則其曰誅何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蜀侯不書弒所以示不君之譏

陳莊書誅所以正不臣之罪終綱目廢君而書弒者二十賊討者四漢董卓徐羨之等梁侯景周宇文護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八蜀相莊淖齒莊賈趙高項籍王莽梁冀代六脩漢斬準代寔君燕蘭汗段璣魏青河王紹西秦乞伏公府魏宗愛元凶劬爾朱世隆宇文護宇文泰及韋庶人劉克明朱友珪張文禮郭從謙閻季攸朱文進蓋什得其二三焉此綱目之所甚懼也

秦魏會于臨晉

集覽

臨晉地志河東有臨晉縣今屬河中府

質實

一統志云臨晉

古地名春秋時為晉桑泉地秦築壘以臨晉地因名臨晉漢為河東郡解縣地後魏為北解縣地隋置桑泉縣屬蒲州義寧初蒲州徙治此唐分置溫泉縣尋省入桑泉天寶中改臨晉縣屬河中府宋金仍舊元以虞鄉縣省入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集覽

應地志穎川父城縣應山為名古

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封范睢為應侯

質實

一統

志云應古應子國名周為應鄉春秋時為楚地遷許于葉

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

州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

葉州罷仍以縣屬許州後折置僊息縣屬僊州尋罷僊

州及省僊息縣宋屬汝州金屬裕州元仍舊本朝因之

陽府南 ○秦甘茂伐韓宜陽 **考異** 上有使字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

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

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

參同姓名者殺之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

則其母投杼下机喻牆而走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

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

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

書一遜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

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

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外也

子王 又癸

撫實

秦邑名曰撫實 府境山海經絲竊帝之息壤以埋洪水

集覽

息壤 洪水或此也今荆州南門

集覽

外有石如屋宇陷入地中不可犯畚鍤又永州零陵南

集覽

龍宮寺中狀如鳩吻色若青石自地出尺餘夷之益高

集覽

又隆州籍縣南一里有地畝餘踏之軟動長老云息壤

也高誘曰息壤非一處秦武王迎甘茂于息壤乃秦地

也正義曰 秦邑名曰 漢洪錄云江陵府南門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宇牧荆

州掘之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徙棄之

是年霜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一在永州府城南故龍

興寺東北隙有堂七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鷓鴣色若青

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為堂時夷之而益高凡

持錘者盡死人以神自是初不敢犯柳宗元以為夷之

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為記以辨之謂史記

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

拔宜陽樗里子秦惠王弟石疾高誘曰疾居渭南陰

集覽 樗里子秦惠王弟石疾高誘曰疾居渭南陰

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卒鼎絕脈而

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

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集覽 芊

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集覽 芊

書法

母治國事臨朝之端也故謹書之魏冉書舅譏

私也終綱目書治國事二芊氏齊太史氏書臨

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漢呂太后平帝王太

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間太后冲

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皇太子辯何太后晉成帝

后魏太后再書唐武太后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射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

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

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

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行為

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服

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

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所用遠方之所變古道逆赴蠻夷之所願王熟圖之

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

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射欲以神

靈則部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射欲以

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

名以忘部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

始出服以朝而**集覽**有房子縣名屬常山郡今真定平山縣

君襄王與代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注云築城

境上為之封域也黃華正義曰西河側之山名東胡正

義曰趙東有瀛州之先為鮮卑也國在匈奴東故魏曰

東胡樓煩地志雁門郡有樓煩縣胡之故地也趙世

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正義曰即嵐州勝州之北嵐勝以

南石州離石蘭寺六國時趙邑也輿地要覽曰樓煩

故城在今太原府崞州東郡縣名今趙州高邑是也樓

注見漢光武**樓煩**一統志云房子戰國趙之邑名漢置

建武元年光武**樓煩**一統志云房子戰國趙之邑名漢置

後魏屬趙郡北齊省隋復置唐改臨城縣屬趙州宋金

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黃華山名在彰德府

卯乙

九年秦昭襄王趙君畧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

并致胡兵

書法

於是趙武靈王不肯稱王命國人謂已曰君可謂賢矣綱目書曰趙君成其美也

○楚齊韓合從

考異

提要及胡地
下作林胡
獻馬楚齊韓復合從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書法

書復獻何甚趙也既取數邑又要割地趙亦已甚矣他日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趙

又割地以和赧王五十六年反復之理宜也
綱目前書復獻後書又割其為世戒明切矣

○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書法

君之嫡母何惠文后也故君之妃何悼武后也稱嫡母則羊氏非嫡矣稱妃則悼武非正矣故

曰綱目之脩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母后書弒九詳漢靈帝中平六年

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集覽黃棘正義曰地名也在房

襄二州之境上庸地理志漢中郡有上庸縣括地志云今房州竹邑及金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上庸周之國名

春秋時屬楚秦置上庸縣漢屬中郡晉為上庸郡治梁析置安城縣西魏始改竹山縣隋屬房陵郡唐初房州治此後徙治房陵宋以上庸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初併入房州後復置竹山縣改屬襄陽府

書法

入綱目百年矣未有書盟者此其書何武關劫盟黃棘誤之也故謹書之

十二年彗星見

書法

十年書彗見矣於是間一歲耳彗復見焉惟綱目而巳然則周之終於赧也決矣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集覽

蒲阪韋昭曰即蒲邑在河東始

皇東巡見長阪故加阪字魏世家注括地志云隄州隄川南四十五里蒲邑故城也晉世家曰蒲邊秦則蒲是晉地

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是又蒲陽注見顯王四十年晉陽魏世家作陽晉索隱曰紀年作晉陽正義曰晉陽是也

史文誤耳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案陽晉衛地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封陵索隱曰紀年作封谷括地志云封陵在蒲州武遂世家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

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武遂城非河間國

蒲阪春秋晉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蒲州後魏置河東郡後周改為蒲州隋復為河東郡唐改

代梁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為河中府乾元初復為蒲州五

本朝復為蒲州仍屬平陽府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

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

王使其太子橫為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

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

○楚太子橫殺

秦大夫亡歸

十四年日食晝晦

書法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晝晦者三安

王二十年是年漢呂氏庚申年周未居

二焉周安得不亡哉詳安王二十年

○秦取韓穰

穰封魏冉為質實後屬晉戰國時屬韓秦為穰邑漢為穰

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此置荊州隋初罷郡

改荊州為鄧州大業初復改南陽郡唐為鄧州天寶初改

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五代梁置宣化軍唐改為威勝軍

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鄧州屬襄陽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

陽府本朝以穰縣

○蜀守叛秦秦誅之

考異此七字

○秦韓魏齊

覽蜀守秦本紀作蜀侯正義曰時秦伐蜀置

守矣其守名輝或作渾華陽國志作軍

重丘地理志平原有重丘

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

集覽重丘在冀州城武界漢武封

中庚

未巳

河間獻王子劉

撫實

一統志云重丘古地名在東昌府城東南跨在平縣界春秋諸侯同盟于

重丘○趙伐中山山君奔齊

集覽

中山君戰國策注云史不世不名謚又注

見晉穆帝永和七年

十五年秦公子悝質于齊○秦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

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考異

提要書曰秦

集覽

襄城秦本紀作新城年表作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古新城也匈奴傳周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注汜今

號襄

管實

一統志云襄城本春秋鄭汜地以周襄王出居此因名襄城漢始置襄城縣屬潁川郡晉置襄

城郡後周置汝州隋俱廢唐復置尋廢以縣屬許州宋屬汝州金元屬許州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

義為相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覲秦

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惟其狀甚偉非

書法

二書少子何譏也趙君之禍始此矣故書廢之例

廢之辭也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少子

何而後太子章廢有東海王陽而後太子疆廢有皇子

皆聯書之著所因也書廢太子深而後太子胤廢綱目

帝太子和晉惠帝太子適陳後主太子胤唐高宗太子

賢玄宗太子瑛文宗太子成美書以一唐高宗太子忠

廢書黜二唐昭宗太子裕為臣所廢一魏主弘齊主

濛齊主綿周主贊唐睿宗順宗

發明

太子不可廢也而廢之少子不可傳國也而傳

戌壬

酉辛

通鑑綱目卷之

周紀三十七

六

哉沙丘之
及宜矣

齊魏會于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

以歸楚人立太子橫考異提要書曰秦誘楚君槐于武關

之立

秦伐楚取八城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始寡人與王之約為

君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

親而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

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秦

章臺如藩臣禮要以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

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不得

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

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

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諛見疏而瞻顧不忘作離

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

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集覽昭睢姓名楚之

子瑕食采於屈氏馬平其後也高平曰原故名平字

原子蘭楚懷王稚子之名要約也文穎曰劫也巫

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後為南郡邑三國吳置

建平郡應劭曰巫山在巫縣西南郢中立王謂楚別立

新王也與其新王市言與我地則我與新立之王殺所

質太子是猶與新王為市交易左徒官名正義曰猶今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

是也澤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

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離別騷愁也

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
東北六十里春秋羅子國

南郡漢因之晉於此置建平郡
隨郡改縣曰巫山屬

巴東郡唐屬夔州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夔州府

羅江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
十里源出豫章流經湘陰

縣分二水一南流曰汨水一
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

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荆
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

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
以竹筒貯米祭之

書法 前書誘執公子印矣
於是再見其地也

發明 秦自商鞅誘執魏將
於是拱手而得河西之地

行已非一日蓋自春秋昭十
一年矣世德下衰暴亂肆

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
深貶而名之然蔡般有

弑父與君之罪在所當誅而
春秋猶不之予者惡其

誘也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
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

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為可
知去之二百載其孫秋

乃誘執于秦出乎爾者必反
乎爾是豈果無天道乎

夫國君有社稷人民之重乃
輕棄其國以與讎敵親

可謂無謀之甚者名以貶之
豈以其偶罹橫逆而怒

其失地之外哉彼秦人肆其
虎狼之暴既以重兵伐

取其城又從而脅誘其君置
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至是
尤為益明綱目書誘書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有
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

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
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

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
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

於王而遣之秦王後悔使追
之文至關關法鷄鳴乃出客

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
歸

集覽

狐白裘韋昭曰以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趙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記玉藻曰

亥癸

君衣狐白裘士不衣狐白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說者謂此天子諸侯燕居之盛服也

發明

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吉於齊君力

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
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
為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為秦相也下
書田文自秦逃歸不曰秦丞相者不予其相秦也文
招致賓客數千人卒不免匹夫之辱僅脫虎口亦果
何益於事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猥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自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釣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存危矣君不知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乃得免自山東唯秦

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楚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氏之計培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

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集覽宛音鴛正義曰宛大城南其西南二縣皆故宛城也葉音式涉反正義曰汝州縣古葉公國南

陽葉縣是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蕪號葉城即子高之故邑薛公田文襲父爵封薛故號薛公注見漢

武帝元朔二年孟嘗難秦難**正誤**難疑荅問之難謂猶畏也謂不敢輕易於秦也

文告之辭**質實**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韓宛邑秦為宛

縣南陽郡治此漢因之後魏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初改南陽縣屬鄧州唐初於縣置宛州尋罷州仍屬

中州治所元改州為何城縣省入五代及宋皆因之金為屬南陽府葉古地名商為應子之國周為應鄉春秋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縣晉改屬

南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

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以

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罷仍以縣屬許州後

析置僊鳧縣屬僊州尋罷僊州及省僊鳧縣宋屬汝州

金屬裕州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予之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綱目十九年無所書而

書三國伐秦於

是年本遷史也

發明

按史遷年表赧王十七年於齊魏韓之下具載

亦俱載秦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一傳尤為詳悉且

曰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其事甚明

然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目錄皆無之豈亦別有

異說耶綱目書之詞繁而不殺然不書三國為楚討

秦何哉田文懷怨秦之私借楚為詞而又行之不力

故特書割河東三城以和則見其浚於利而不反於

義非真能討伐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為義不可不究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
 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
 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
 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
 也謂龍曰君將從易而實非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原
 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辯公
 於理終必受詘勝

集覽 堅白同異莊子齊物篇故以堅白
 之殊終林希逸口義云堅白注家
 以為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注
 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
 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耳黃馬驪牛三見莊子天
 下篇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篇又莊子胠篋篇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
 問魏牟曰龍少李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離堅白然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
 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
 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辯蓋
 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臧三耳二耳者如莊子天下
 篇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與
 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然竟無實體故雞可為
 三足也林希逸口義云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
 三矣今兩耳三耳豈不猶是一耳主聽兩耳形也魚聽
 而言可得為三幾

能令幾今並平聲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考異

提要

楚君槐亡走秦追及之以歸

發明

楚君自武關見執至卒于秦皆書其名者諸侯
 不生名失地則名故也後此二十一年齊君地

皆同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乙丑

甲子

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發明

楚魏奄有六千里之國帶甲百萬地非不廣兵

其弊劫以好會執而留之走趙不納卒死于秦商於
嗣出質求和秦齊韓魏惡其反覆交伐其國甚至以豕
之地不可得而未流之弊一至於此綱目詳而書之
所以戒後世之人母輕於棄信狗利而忘義也
若夫秦之無道則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丙寅

二十年魏昭王韓釐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赦

補五日

考異

提要書曰趙主父及燕齊滅中山

考證

歸大赦下當補書境內○謹按凡例曰凡

恩澤皆書非正統者

集覽

補五日漢文本紀注文穎曰漢

兩今詔赦賜得令會聚飲酒五日服虔曰

補音蒲顏師古曰補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按趙武靈王滅中山

起遠也

書法

景帝後元年唐高宗上元元年玄宗開元元年

二十三年書五日者二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於沙丘

考異

提要無於沙丘三字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

出母而為禍梯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

變而度母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

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

外為暴矯今以擅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王

死王愛弛嘗朝群臣主父欲分趙而王帝於代計未決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周赧王三十四年

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由不禮作亂詐以主父
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
主父成允因圍主父官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允相
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
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
集覽死者復生者不
得探雀鷄食之三月餘餓死
必傳惠文王為王不可懼公子章田不禮而生異心使
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
之若荀息也公羊傳僖十一年晉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荀息傳焉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何如則可謂信矣晉世家注索隱曰荀息受公命而立
其言則可謂信矣晉世家注索隱曰荀息受公命而立
奚齊雖復身死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信期趙世家注索
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信期趙世家注索
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信音伸吳娃吳廣所納之
女惠文王何之母娃嬴孟姚也娃於佳反徐廣曰古史
考云內其女曰娃孛然孛力追反疲病也沙丘異宮地
北二里**正誤**死者復生者不愧今按本意謂凡受人之
十里

其人再生已之生者無愧若負所託則
有愧矣諺與荀息意同集覽索隱皆誤
即沙丘臺也在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紂築沙丘
臺多取鳥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沙丘宮穿冢得石櫛
有銘云不憑其子靈公奪我里子章曰靈公之
為靈也久矣秦始皇東巡回崩於沙丘皆此處

書法

予前書廢太子誅書成允以弒之也至作亂則書誅矣

發明

終綱自太子作亂書者二太子章趙太子宣後唐秦

二廢也

已討亂矣而不免於弒君之名者臣之分不

見及者

廢嫡立少故也推原禍始特一吳娃爾自古

溺愛社席

若此類者甚多前車覆後車進有天下固

家者胡不

現之

秦以魏冉為丞相

秦以魏冉為丞相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集覽** 解地理志河東有解州是解唐

音 **據實** 魏漢為解縣屬河東郡後魏折置安定縣西魏改屬

曰南解縣屬綏化郡隋改為虞鄉縣屬蒲州唐初改曰解

保昌縣屬河東南路後改為屬陝西路金州置解州因之以

屬平陽府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考異** 白提

下有將 **質實** 一統志云白起郿人

韓魏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 **集覽** 更左

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 **集覽** 更左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也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

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司馬公曰甚哉秦

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

其警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焉得

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警人役信哉

書法 入綱目秦王后不書列國夫人不書書楚迎婦何

甚矣前書楚君槐卒于秦此書

楚君迎婦于秦所以甚病楚也

發明 楚橫迎婦之卒司馬氏論之當矣然考之綱目

子橫越兩年書走趙不納又一年書槐卒于秦首尾

四年之間曾未聞楚人有救君父之意至是又四載

矣大讐未復而寇敵益彊此正痛心疾首誓不俱生

之日今楚人安於不競畧無憤耻自強之志是以鄰

國關之益加橫逆而楚甘心為役至此極耳向使楚

人能痛念君父之辱強於政治勉厲奮發義不圖生

禮哉然則迎婦于秦其事讐之惡尚何敢加以非

庚午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考異提要書曰秦封魏冉為穰侯悝為華陽君弟市為高陵君悝

為涇陽君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

壬申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考異提要漏

集覽

大良造秦官顏師古曰造成也音在早反索隱曰即大上造秦第十六爵名也今云大良造或後又變此

耳名

癸酉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

皆去之考異

提要無遣使二字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書法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為尊一也秦以伯爵僭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及稱帝豈非

欲以是求加於周哉罪孰大於此者書曰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首其罪於秦也是故秦初稱

王則齊君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綱目謹志之然則齊君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綱目謹志之

辭何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不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書已

不受矣漢獻帝永平二年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五齊君恒山王弘劉玄盧芳石敬瑭

發明

秦故伯爵也既僭稱公又僭稱王涇名奄於天子亦已極矣猶以為未足而稱帝焉且又遣使

帝齊何耶民無二王又安有二帝之理秦人僭侈之心固已不待呂政更號皇帝之餘而後見書法若此

足以知首惡之在秦矣可勝誅哉

秦攻趙拔梗陽

梗陽趙世家注杜預曰太原榆次有梗陽縣

陽鄉與杜說小別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南分

實一統志云梗陽春秋時晉地名又清源縣屬并州以水為名

復為太原屬縣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原府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新垣曲陽趙世家注正義曰曲陽故城在

曲陽州未詳端的所之新垣近據實一統志去曲陽本春秋晉

拔我新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史記秦

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異募民徙之秦出其人秦敗韓師于夏山齊滅宋

宋有崔生駟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

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

之亟成射天答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人應之門

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集覽雀生

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温集覽雀生

依人小鳥也駟字韻書無之疑必刊誤案戰國宋策作

今之角鳴也孔子家語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

妖不能加也殷帝辛之世雀生大鳥占之曰以小生大

則國必王於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段國以亡正

溫地理志河內温縣正義曰今懷州温城屬孟州

誤雀生駟今按說苑作鷓字接實一統志云温古邑名

東周為畿內邑漢為温縣屬河內郡後廢隋復置屬懷

州唐初置平州尋復為縣屬懷州改屬洛州後又屬孟

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三十年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

中陽地理志西河

通鑑綱目卷之二

中陽即西陽在汾州隰城南

質實 一統志云中陽古邑名春秋時屬晉

後魏太原郡三國魏始置中陽縣屬西河郡晉省入隰城縣

屬汾州唐貞觀初改孝義縣因縣人鄭具有孝義故名宋

改中陽縣尋復為孝義縣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汾

州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據實 一統志云蒙武齊人父驚

也子 ○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考異 提要無亞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三周為天子狐

咺正議斬之檀衢陳率直言殺之東問燕昭王日夜撫

循其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魏秦連楚及魏

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集覽 狐咺姓名咺音况

說之義索隱曰嚙與啗通以利誘

之也諸侯害言忌也猶言患之

書法 者兩國事也其不殊之何此特筆也齊方殺言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

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殺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

昌國君

考異 提要殺當作弑今按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

年書齊人討殺淖齒竊意當從提要為是蓋夷狄殺其君

長皆以弑書况中華列國之君乎尹氏發明曲為之說非

所以示

考異

作弑當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

齊戰於濬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魏之師以累宋

燕小賴諸侯以救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
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濟入為名無損於齊
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我曰齊王伐功矜能謀
不速下廢黜賢良信任論說政令矣霄百姓怨對今因
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者可圖也若不遂乘之
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
大亂湣王出走殺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狗齊城未下者
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
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殺之曰
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有人當闕而哭
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
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
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祭殺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宿昔而死
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臣不
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
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
修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膠東萊前軍循太山
東至海畧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
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
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
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
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也

集覽

逐北服

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曰北左傳楚侵庸
七遇皆北杜預注軍走曰北北如字一音佩劇辛姓名
也臨淄通作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淄
州括地志云青州臨淄縣一名齊城古營丘地今益都
屬縣祭器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
器等因謂此為祭器昌國地志齊郡有昌國縣括地志
云漢武更山陽為昌國今曹州城武東北三十里梁
丘故城是正義曰故城在淄州淄川東北留狗狗巡師
也宣令也共具共居用反猶言供張也走莒走音奏疾趨
也莒今益都莒州是台莒子國郭周四十餘里淖齒索

隱曰淖姓也楚人江都易王傳有美人淖姬蘇林注淖音泥淖之淖尼教反徐廣曰多作淖齒疑誤千乘博昌

案地志二邑皆屬青州樂安郡樂安今棗州是故城俱在正義曰乘去聲羸博之間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其

長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注羸博齊地今泰山縣是正義曰故羸城在兗州博城東北擢王筋擢引也抽出也宿

昔案集韻宿夜也左傳為一昔之期注一昔一夜也畫邑人王蠋劉熙曰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因瀆水為名索

隱曰畫胡卦反蠋朱玉反括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棘邑也又名畫邑王蠋所居禮逸民禮

以禮遇之也何晏曰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穎亦以逸為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循泰山循行順

也拊循其民也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略琅邪謂行而取之用力不多也琅邪郡今沂州是山在海

州胸山縣東北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蜜州古琅邪地山在蜜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基在上下齊索隱曰

彼自歸伏曰下正義曰以兵威伏正誤循泰山今按循人曰下慕也慕音其窮極之時也臨淄春秋齊邑名

西水許遵海而南之撫賈一統志云臨淄春秋齊郡漢置義非謂拊循其民也本營丘之地秦屬齊郡漢置

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臨淄屬北海郡唐屬青州

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國朝因之屬青州府古莒子國也春秋時屬齊戰國末

屬秦漢置莒縣為城陽國治東漢屬琅邪國魏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以縣屬東安郡北齊屬東安郡後

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唐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復屬莒州治莒縣元仍舊國朝省莒縣

入焉改屬青州府千乘春秋時齊邑名即古之廣饒地秦滅齊置千乘縣漢改為樂安縣屬千乘郡東漢屬樂

安國晉廢之劉宋復置隋省入千乘縣後移千乘於廣饒地唐置乘州尋罷州以縣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仍

舊國朝因之改屬青州府博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之薄姑地秦滅齊置博昌縣漢因之屬千乘郡東漢屬

樂安國北齊改樂安縣隋復改曰博昌唐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五代唐始改曰博昌宋屬青州金屬益都府

元陞為州國朝降為縣改屬青州府畫邑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孟子去齊宿於畫即此琅邪

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初復朝改屬兗州府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王蠋墓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廿里愚公山

書法

則名齊侯何失國也故淖齒書其相而不書弒然

矣綱目失地不書弒二蜀侯齊君地

發明

自報王元年齊因燕亂伐取之孟子嘗勸齊君

十年矣燕君日夜撫循其民其謀齊之心無頃刻置

而墟其國其視齊宣之破燕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詐

不信耶綱目於教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

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衆也淖齒實弒而

非正也是亦報復之率爾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况戰

國乎使燕誠有雪耻先君之志則當伐齊之時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聲齊人暴蔑之罪發齊濬并周之謀

仗義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為

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

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以暴易暴庸愈乎哉故繼書

下齊七十餘城以著其兼并之實他日復為齊有尚

誰責乎

秦魏韓會于京師

書法

前書諸侯會于京師矣於是再見天威咫尺而

莫之朝焉書會于京師罪不王也前不序矣此

其序之何貶於其事端餘者

三十二年

齊襄王法

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

梁而還

集覽

安城地志云汝南郡有安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豫州汝陽東南七十里或云在鄭州原

武東南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考

異

按凡例治其臣子之叛乱者書討討而

考證

○殺當作凡

寅戊

通鑑綱目卷之一

周赧王三十二年

七

綱目曰君出走而弒之曰某君出走其弒之註云淖齒之類
正統而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曰討討而殺之曰誅今諸刊
本於齊君書殺而不曰弒於淖齒書殺而不曰誅此因舊
文未經更定非朱子之本意也若弒君者曰殺明曰淖齒實
曰殺則凡例不必立提要不必書矣尹氏發明曰淖齒實
弒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又曰前不書弒者
著齊潛驕暴之罪後書討殺者正淖齒弒逆之謀豈尹氏
不考凡例而曲為之說歟抑不見凡例而附會其說歟是
不可不以不正也苟為不正則恐後之為人臣者指其君為
驕暴自取滅亡而妄起叛亂之謀何以弒殺淖齒曰誅網
今故推本義例以正其誤殺齊君曰弒殺淖齒曰誅網哉
懼其亂臣賊子

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女
竒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潛王從者王孫
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
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

於是齊亡臣相其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
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

已立在**集覽**太史敫家傭案史記田完世家太史氏也
莒矣

戰國齊策作太子逃太史之家為溉園注云太史姓
后氏有此不同疑齊策注為得之又解見後君王后

書法齊君不書弒矣此其曰討何不討則亂臣賊子
接跡於天下矣是故蜀侯不書弒而蜀相蒞書

誅齊君不書弒而淖齒書
討所以示天下之大戒也

發明前不書弒者著齊潛驕暴之罪
此書討殺者正淖齒弒逆之誅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
疆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
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
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
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集覽

和氏璧下和楚之野民韓子曰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則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蘭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於蘭因氏焉

案蘭質實一統志云蘭相如趙城人

衛君卒

書法

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五十金賈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君使以五十金賈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必維有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禮

者王為政者疆取集覽世姓世音薛如耳姓名先民者安聚歛者亡集覽為魏之大夫夫見魏世家注胥靡

有罪之人晉灼曰胥相靡隨也查者相隨坐輕刑之名罪不至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也劉原父曰

胥靡說文作縉縉謂拘縛之也莊子庚桑楚篇胥靡登高而不懼林希逸曰義云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又則陽

篇築十仞之城此胥靡之所苦也左氏都邑名顏師古曰凡邑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也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石城地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在相州林

憲相州西南九十里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考異**

提要書曰王使東公喻楚止其兵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

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

辰庚卯巳

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
足以肥國誠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

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集覽**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
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瓜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劉伯
莊曰虎之瓜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

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傳器**
索隱曰傳國之器謂九鼎也

發明楚自屈旬敗亡之後國兵連破未幾其君執死
于秦其子繼立為讐人後方且自救覆亡之不

暇乃於此時而欲謀周可謂不自量之甚矣前史止
述楚欲圖周之意至綱目始正其謀入寇之名則楚

人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楚之闕周非一日矣蓋自熊
通借號稱王其孫侶問鼎輕重世有無周之心至於

衰世猶為此幸贏承躡其罪固不在贏秦之下蠢
爾蠻荆大邦為讐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宜春秋以夷

狄待之

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楚拔

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考異**提要無於秦二字**集覽**光狼城地名
本中山地

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括地志
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書法因者何所從道也代未有書所從道者此其書
因蜀以伐楚則錯之本謀也

請先蜀既而伐蜀取之於是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集覽**鄢徐廣曰鄢於
度反地志韻川

有鄢陵縣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正義曰鄢音偃括地
志云故鄢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古鄢子國漢惠改率

道曰宜城鄢地志南陽有鄢縣今鄢州是晉太康地記云
周宣王舅所封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二十里春秋鄢國

西陵即夷陵也又名峽口今峽州是徐廣曰漢
屬江夏括地志云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鄢春秋楚之邑名秦為鄢縣地屬南郡漢置宣城縣晉襄
陽郡治此劉宋屬華山郡梁改為率道縣隋屬襄州唐屬

鄢州尋改屬襄州以漢南縣省入天寶中復改為宣城縣
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襄陽府鄢古邑名春秋時為

通鑑綱目卷之...

鄧侯之國秦為穰邑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
治又於此置荊州隋初罷郡改荊州為鄧州大業初復改
南陽郡唐為鄧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五
代梁置宣化軍節度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鄧
州屬襄陽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陽府國朝以穰縣省
入改屬南陽府西陵古邑名春秋時屬楚秦伐楚燒夷陵
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屬漢改為宜
都郡又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
括州後周又改為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
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
改為峽州路國朝初改為峽州府尋改
○秦趙會于澠

池

澠池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
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
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
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
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
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功相如之相如不
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
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
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聞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
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
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
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
璧而歸於趙亦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
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相扶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
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揣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
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欤而或者謂相如
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集
覽 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料也道里路程也記曲禮曰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孔子世家曰

以會遇之禮相見注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注俯九反
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衆爾雅盞謂之缶注盆也五
步之內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此言五步之內蓋言至近也血濺蘭相如本傳注
正義曰濺音贊字通作湔左傳注音薦勿頸交勿斷也
崔浩曰言交契深重要齊生死雖斷頸而無悔是為勿
頸之
交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
臨菑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初燕人攻安平臨菑市潁田單使其宗人以鉄籠傳車
轡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
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
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鉄
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
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墨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
殺者賊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說之於昭王曰樂
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

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以仗兵威以服齊
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
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
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
故延群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
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
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
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
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
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
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
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
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
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恠之單
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
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
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
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
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自欲出戰怒自
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周威烈王二十六年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
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
盡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於其尾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熟怒奔燕
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
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王自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
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
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
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
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
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人
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之稱寡人之寒也單收而衣
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
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
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
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聞夫夫之相與言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
撫百姓外懷戎程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也異日

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
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
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
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
自王天下莫之能止於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
曰單嬰見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
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
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
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
曰將軍在即墨織葦為伏鉦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
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
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聘乎
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
氣循城立於石矢之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趙王欲
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之猶今日之事
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
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
勳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敵乃使人讓毅且

謝之曰將軍指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
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不敢出也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之所不敢出也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
燕竟卒

集覽 以鐵籠傳車轡徐廣曰傳音附轡音衛索
於趙

施轡於鐵中以制轂堅而易進也郭璞云轡車軸頭也
反間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
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不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
者間者舍人之姓名今吾之欲殺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
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

顏師古注行下即反版鍾正義曰鍾初洽反螯也字與
車通秦二世本紀大禹身自持築車君王后戰國策君
王后太史后氏女鮑虎注后姓也

后故曰君王后朝日朝日也

道木閣棧棚也崔浩曰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名
曰閣道魯仲連齊人也正義曰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

服徂立議稷下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
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先生之言有似臬鳴
出城而人惡之先生勿復言田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
免也豈直千里駒哉巴遂終身不復談夜邑之奉益封
田單以夜邑萬戶今益都萊州掖縣是楚漢春秋有夜
侯盡達索隱曰地志東萊有掖縣戰國齊策注夜一作
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是
不夜省不淄澠淄與菑通澠音繩淄水出淄州淄川縣
澠水出益都臨淄縣援抱鼓之索隱曰援引也抱音孚
擊鼓杖也自取抱而擊鼓觀津劉伯莊曰觀工喚反趙
惠文王封樂毅於觀津又齊敗魏觀津正義曰觀津本
趙邑後屬魏故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南二十五里望諸
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得樂毅自齊奔趙趙人
以此號之示其所從也戰國策望諸作藍禮職方氏青州
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禹貢作孟豬按地志在梁
國睢陽東北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既絕不談
彼之短曰言不絮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
罪正義曰言不絮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
之惡也毅子間索隱曰間

正誤 惴惴今按惴惴其慄

紀閑反正義曰間音閑

通鑑綱目卷之第... 周禮注疏卷之第...

實漢一統志云**夜色**夜本作掖春秋齊之屬邑秦屬齊郡

當利二縣省入隋至元並為萊州治所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

萊州府**淄澠**二水名淄水在青州府城西五十里原出

泰安州萊蕪縣原山流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水禹貢

維淄其道即此澠水出青州府臨淄縣西申門之申

池即左傳所謂齊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水一支西流

者為系水一支北流者為澠水左傳謂有酒如澠魯仲

連謂田單聘乎淄澠之間淮南子謂易牙嘗淄澠而別

之者即此皆北流入時水觀津戰國趙邑名樂毅受封

於此號望諸君漢置觀津縣屬信都郡隋

省之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東南三十里

發明然不書君卒樂毅將趙田單盡復齊地又無敗詞

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南卒樂毅一齊而

齊地已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夫以齊宣之

疆乘燕之愚而取之孟子猶謂以燕伐燕况燕以

弱小之國借助諸侯一旦燕并強大之齊固非諸侯

所樂之正使燕昭不樂毅不奔亦未保其果有

堅疑之理矧又繼以燕惠之庸乎其敗宜矣

薛公田文卒考異齊魏滅薛四子下有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

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

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

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書法不書齊薛公何薛貳於齊也曷為卒之不容於

齊臣魏伐國襄王既復中立自固身死而齊魏

共滅之書卒所以示戒也

發明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

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

未祭

三十七年燕惠王**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

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集覽**郢地志云荊州江陵縣北

五十里紀南故城是楚文王

所都郢也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六里夷陵南郡

伏義所都今陳州宛丘縣是故城實實一統志云郢古邑名春秋時為楚

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東晉以為重鎮隋初州郡俱廢尋

復置荊州治江陵大業初復為南郡唐初改為荊州天寶

初改江陵郡上元初改江陵府宋置荊湖北路淳熙初改

府隸湖南廣道夷陵春秋楚之邑名秦伐楚燒夷陵即此漢

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後

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柘州後

周又改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

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

路荊州府初為峽州府後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

屬荊州府陳伏義所都之邑名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秦

為穎川郡地漢置陳縣淮陽國治此晉於此置豫州後魏

置陳郡又置北楊州治項縣北齊改為信州後周改曰陳

州隋廢陳郡改縣曰宛丘後改州為淮陽郡唐復為陳州

五代晉為鎮安州周為鎮安軍宋宣和初陞淮寧府金元

復為陳州並以宛丘縣為附郭

國朝省縣入州改屬開封府

發明 郢楚之國都也夷陵楚之墳隴也拔而焚之其

其悖繆為如何哉比而書之罪益著矣

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黔中郡注見

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十

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

酉乙

申甲

戌丙

通鑑綱目卷之第...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
恐其一卒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
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
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揀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
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且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
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
一則韓魏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與攻楚
此正
魏必為閔內之疾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摧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待太子完為質
於秦

集覽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必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累棊是

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也案劉向說苑晉靈公造九層
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而見之荀息
曰臣不敢諫臣能累十二傳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
試作之荀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荀息靈
公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即壞
其臺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濮澗並魏地濮水出濮陽
南經鉅野入濟索隱曰磨近濮注秦齊之要索隱曰注
謂以兵截之也戰國秦策注作斷絕楚趙之脊劉伯莊
曰言秦得魏地則楚趙之從絕王之威亦單矣單亦作
殫索隱曰盡也言王之威盡行矣肥仁義之地高誘曰
肥猶厚也地猶言道狐涉水濡其尾春申君傳注正義
曰言狐惜其尾也每涉水本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
譬不可力臣之尾也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豕曰濡
其尾不續終也注汔許訖反伊川傳曰汔壯勇貌狐能
渡水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水声懼其陷也小者
未能畏慎故勇於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
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齊右壤正義曰
謂渭州之西北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索隱曰西海至東

庚寅 辛卯

海皆是秦地東西為經故稱一經正義曰經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所以結信也戰國秦策作一注兩海要絕天下高誘曰正誤二垂今按是時極東為齊國非秦西先滅蜀又伐楚取漢中黔中南郡地撫實一統志云黃歇楚人濮水在莊子垂釣處磨水未詳出處

秦置南陽郡集覽

南陽郡注見秦二世三年

秦魏楚伐燕

四十四年燕武成趙伐齊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服君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發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

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隘難救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集覽 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聚落名也今名烏蘇城在路州銅鞮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洛州武安西五十里有閼與山蓋是已案樂毅之子乘平聲將勇者勝索隱曰將方來也方未者勇故勝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西北十里虞喜志林正誤將勇者勝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言能服馬也

料度將一統志云關與城名在沁州城西北三十里
然之詞撫實里史記趙奢大破秦軍解關與之圍即此
地漢曰關與聚俗呼
烏蘇村趙奢趙人

秦伐齊取剛壽

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集覽客卿竈客卿戰國時官
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名為他國遊官者設竈

名也失其姓剛壽剛縣屬濟北郡壽即鄆州壽張縣括
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立縣界陶邑魏舟先封穰復

益封陶今濟陰定陶縣是括地志
云濟州平陰東三十五里有陶山

即魯之闡邑漢置剛縣屬泰山郡晉改剛平縣後魏省
之故城在兗州府定陶縣東北壽即魯之良邑漢為壽

良縣屬東郡其治在今縣南九十里東漢改為壽張縣
隋屬濟州後屬鄆州唐於此置壽州并增置壽良縣尋

俱省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國朝初省入須城陽穀
二縣後復置壽張縣改屬兗州府陶邑本堯所居之邑

春秋時屬齊秦滅齊置定陶縣漢初屬濟陰郡唐初屬曹
定陶國元魏改為西兗州治所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

州尋降為定陶鎮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
廢以縣復屬曹州後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曹州

本朝初省入州後復
置之改屬兗州府

秦滅義渠質實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
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為客卿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
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

怒皆擊雎折脅摺齒置側中雎佯死得魏人鄭安平
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

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
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

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對曰唯唯唯唯如是我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皆曰非敢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

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
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
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寡足莫肯鄉秦耳王曰是
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
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
教寡人無疑寡人也唯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
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
剛壽非計也齊湣王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
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諸侯見其罷敵而伐
之齊幾於亡今王不如此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敵寸也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
王若欲霸王之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
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集覽須賈姓名密須氏之後
以睢為客卿與謀兵事
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永巷正義曰宮中獄名也宮
中有長巷故名馬後改名掖庭巷或作街離騷經五子
用失乎家術注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中國之處
戰國秦策注處上聲止也天下之樞戰國秦策注言出
入來往正誤中國之處今按處當讀
所由也去聲謂中國所在也

四十六年秦攻趙關與不校

書法 不校矣何以書著秦疆也秦自武王以來至是
再攻關與一書擊却一書不校以是
為異也故書而趙奢之功亦著矣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始用范雎之謀也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發明 太子國之冢嗣朝夕視君膳者也質諸鄰國可
乎然有不獲已者如楚太子橫太子完之類為

質於秦猶曰迫於強敵弗克自保云爾今秦乃以太
子質魏何哉且其連年代魏侵暴不已乃欲以是結
歡將誰欺乎戰國之世締交合從更相傾覆大率若
此故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臣於此
亦云

甲午

癸巳

壬辰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

集覽 秦拔魏邢丘 范曄曰得城為

曰一作廩丘又作邢丘在河南平臯括地志云平臯故城

更名曰懷也鄭丘 **質實** 一統志云鄭丘古地名春秋時屬

今汝南新鄭是 漢置新鄭縣屬汝南郡後

發明

秦自赧王之四十年伐魏圍大梁割温以和未

拔懷和與夫質子結歡之意果安在哉惟合前後所

地講和與夫質子結歡之意果安在哉惟合前後所

書觀之則秦人譎詐反覆固自不言可知而魏人畧

矣之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羊戎公子市公子哩以范

睢為丞相封應侯

范睢曰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

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

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

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

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

齒管齊而弒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

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

集覽

太后擅行不顧秦國策注謂專擅而不顧

君家

太后擅行不顧秦國策注謂專擅而不顧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

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

於闕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

於闕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

於闕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

於闕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

報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出外也穰注見十四年華陽淫陽擊斬無諱華陽君羊戎淫陽君公子惺秦國策注擊斷謂刑人也無諱言不避王也華陽在鄭州管城南淫陽屬雍州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進退由已不請於王大戴禮孔子曰古之大夫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注不請而擅行也高陵屬馮翊故城在雍州高陵西南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范睢傳注披片被反上聲秦策注實木子也披禡之也此逸詩文下文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危其主此二句因詩申之也淳齒管齊范睢傳注管典也言淳齒典齊權而行弒逆也秦策注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下管趙同

摭實

一統志云華陽

秦之縣名未詳所在淫陽秦之縣名舊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漢初屬安定郡惠帝改池陽縣屬左馮翊後魏徙咸陽郡治此後周省縣隨罷郡復置淫陽縣屬雍州唐屬鼎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復置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高陵秦之縣名為左輔都尉治所漢隸左馮翊後漢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陵三國魏屬京兆郡唐初折置鹿苑縣尋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

母后書廢始此終綱目太后書廢者三秦羊氏魏高太后晉楊太后莫悖於秦君晉賈氏以子

廢母以婦廢姑綱目所深誅也

發明

上書秦君廢其母逐冉戎下書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睢之謀明矣夫臣猶

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睢亦與有其罪矣直書于冊其意自見

趙以公子勝為相

五十年趙孝成王秦君母羊氏以憂卒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郢

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睢之言也睢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

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睢真傾危之哉士

書法

前書廢其母此書以憂卒而秦君之罪不可贖矣終綱目書太后以憂崩卒者三秦羊氏晉庾

集覽

直欲得穰侯之處范睢直欲奪穰侯之相位

由丙

氏符秦

發明 前已書廢矣而此猶以母稱者母無可廢之理

子安得而廢之况又因以憂卒乎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

注人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
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
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
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
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侍粥耳太后不和之
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
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
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
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
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
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
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
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集覽 伐燕取中陽徐
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韓邑括地志云
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
定州唐縣東北四十里爾時屬燕注人 左師官名觸龍
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左師觸龍 左師官名觸龍
亦有長安正義曰以長安善故以為號耳後封長安君
以饒案饒即饒陽可知長安非地明矣孔說誤胥之入
索隱曰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賤息舒祺兒子
曰息賤息謙稱其子也舒祺其名補黑衣之缺趙策注

尸祝之服所謂袷服漢張敬傳備皂衣三十餘年谷永傳擢之皂衣之吏如淳注群臣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者

聘於燕燕必勿使反謂失意於燕乃反趙耳毅梁傳隱二

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正誤按須待也

來歸注反謂為夫家所遣正誤按須待也

發明春秋惡兵之書惟書救則未有不善之者今秦

之善矣胡為反用趙兵而取其城邑齊人救之可謂善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書法羊氏書治國事此書國事皆決於其母何怒辭

不被兵則賢也其視羊氏不可同日語矣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書法特筆也攻取之際地有關於成敗之大勢者綱

道安帝元初元年書斷斜谷閣獻帝初平二年

唐書賊斷峽江路僖宗中和二年皆特筆也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

申君考異提要書曰楚太子完自秦逃歸君橫卒嗣立

楚項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

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

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

日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

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

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

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酉丁

戌戊

用歌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歌至三月
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歌為相封之淮北
國各相許與者曰與國正義曰許與相推獎也項籍本
紀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張晏曰
與黨與也戰國策注與國同福之
國也欲聽之欲聽從黃歇自殺

亥巳

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

楚納州于秦

集覽

州徐廣曰楚邑名今南郡州陵縣括

地志云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
占州國也周武王封為淳于國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

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
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
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
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
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
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
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

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疆大乎
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
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亭垂弟
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集覽

野王地理志河

內郡野王縣在大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上黨地理
志河東上黨縣屬并州正義曰今路州是也路州有上

黨縣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路絕矣
索隱曰秦伐野王則是上黨歸韓之路絕矣

質實

統一

志云野王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
郡漢為野王縣屬河內郡晉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

縣唐為懷州治以太行紫陵忠義三縣省入五代宋金
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于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以名郡漢因之晉徙治
於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大業

初改州為上黨郡併置上黨縣唐復為潞州天寶初改
上黨郡乾元初復為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

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改昭義軍宋改昭
德軍後陞為隆德府金復為潞州元初為隆德府尋復

為潞州屬平陽路國朝因之
以上黨縣省入直隸山西道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

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考異

提要漏趙字

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
據之齧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
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
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
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
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頭重之以視天下天下見王之媾
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
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則媾不可成矣既
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
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蘭相如曰括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
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
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
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

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
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于異心
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矣毋因曰即如有不稱
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
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
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
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
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
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
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
日亡趙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
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
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
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恐為亂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
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集覽

長平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九月 秦攻趙 括處 以按據之 索隱曰 謂屯兵長平 以據援

在上黨 泫氏 縣 括地 志云 故城在澤州 高平 西二十里 白起 敗趙 括處 以按據之 索隱曰 謂屯兵長平 以據援

按據 上黨 氏 為構 構居 侯反 索隱曰 構亦 講講 亦和也 戰國 策作 為講 注云 講字 元從 女從 薄求 和也 與講 無

異義 史記 甘茂 傳與 魏講 罷兵 注鄒 氏云 講讀 曰構 構制 構索 隱曰 制言 聽否 由之 奇兵 太史 公曰 兵以 正合 以

奇勝 善之 者出奇 無窮 奇正 還相 生如 環之 無端 又注 詳見 唐憲 宗元 和十 二年 兵非 出奇 不

勝輕 兵正義 曰人 馬不 帶甲 為輕 兵質 實長 平戰 國

趙之 邑名 漢置 泫氏 縣屬 上黨 郡後 魏改 玄氏 屬建 吳

郡後 屬長 平郡 北齊 省玄 氏移 治高 平城 改高 平縣 屬

高都 郡後 周改 郡曰 高平 隋初 郡廢 以縣 屬澤 州唐 於

此置 蓋州 貞觀 初州 罷縣 仍屬 澤州 五代 宋金 元俱 仍

舊國 朝因 之改 屬澤 州故 城在 縣西北 二十 里即 秦白 起破 趙括 處

書法 上黨 書趙 何予 趙之 得有 上黨 也趙 之禍 自

斬首 多矣 不書 數至 此特 書坑 四十 萬罪 起也 書坑 降卒 始此 終綱 目書 坑降 卒二 是年 白起 漢初 項籍

二十 萬秦 坑諸 生不 與焉 發明 上黨 韓地 而繫 之趙 者明 上黨 之歸 趙也 趙受

起挾 詐而 坑降 卒四十 萬衆 自貽 伊感 固可 深責 然白 前此 秦人 固嘗 斬首 多矣 往往 見之 分注 之中 至此

始揭 而書 之者 所以 甚起 殺降 之罪 且以 著秦 氏之 暴也 以和 五十六 年秦 攻趙 拔武 安皮 牢定 太原 上黨 韓趙 又割 地

武安 君分 軍為 三王 齧攻 趙拔 武安 皮牢 司馬 梗北 定

太原 盡有 上黨 地韓 魏恐 使蘇 代說 應侯 曰趙 亡則 秦

之王 而武 安君 為三公 矣君 能為 之下 乎不 知因 而割 之毋 以為 武安 君功 也應 侯言 秦兵 勞請 許韓 趙割 地

以和 王聽 之割 韓垣 雍趙 六城 而罷 兵武 安君 由是 與 應侯 有隙 趙王 之約 割地 也虞 卿曰 秦之 攻王 也倦 而 歸乎 其力 尚能 進愛 王而 弗攻 乎王 曰秦 不遺 餘力 矣必 以倦 而歸 也虞 卿曰 秦以 其力 攻其 所不 能取 倦而

寅壬

以和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知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
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
構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
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
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
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
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
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
者已在**集覽**武安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括地志云
趙皮牢趙世家魏敗我澮取皮牢括地志云皮牢故城
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正義曰皮牢當在澮之側也澮
注見安王二十四年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
城正義曰雍於用反卷縣所理垣雍城在鄭州原武西
北七**質實**一統志云武安春秋晉邑名戰國屬趙秦屬
隋屬武安郡唐初屬洛州後屬磁州宋
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彰德府

書法

又割垣雍趙又割六城是再失地也幾又割而

國不亡秦之無厭亦甚矣故魏已獻八城又獻温則
書又割韓趙既失武安皮牢太原上黨又獻垣雍六
城則書又割皆所以甚秦也然趙之伐中山也既取
數邑又要四邑然後許和非獨秦然也反復之理亦
可畏哉合而觀之
綱目之垂戒切矣

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

考異提要書曰魏相孔斌免

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
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
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
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
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
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
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
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一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
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敵而擊
之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
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
處屋于母相哺向向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

將焚燕雀類不変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斌穿之子也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閔齊窮抵虞卿棄相印與借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睢言王稽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睢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讐必報云

集覽 齊首齊之頭一飯之德左傳倍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倍負羈饋盤飧公子受之後重耳立是為文公侵曹令無入倍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即此睢眦之讐睢本傳注睢崖賣及眦仕賣反睢眦相噴怒而見齒也漢杜業傳報睢眦怨注睢音崖舉眼也眦即皆字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亦報之

書法 入綱目百四十五年書誘執者三顯王二十九年秦也秦之誦甚矣終綱目書誘執五詳顯王二十九年

卯癸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考異

提要書曰秦王齧伐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上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齧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

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馬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歃血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集覽

其末立見未雖表也見音現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行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脯里之庫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諛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行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朱亥

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郤
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奪郤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
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郤疑而復請
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郤不聽使擊之公
子至鄴晉郤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
十斤鐵椎推殺郤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集覽 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商鞅計置爵
謂之上首功之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秦法斬首多為
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秦法斬首多為
猶尚也鮑彪曰上時所尊上也梁未睹梁即魏也睹見
也醢九侯句絕謂誅九侯也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其女
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也莖肉為醢高誘曰言劉
斲之如此耳漢書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注反者被
誅為醢徐廣曰九一作鬼索隱曰九依字讀鄒誕生音
仇也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一音

名鬼侯城即此爭之疆史記作爭之疆辯之疾脯鄂侯
脯亦誅之也鄭玄曰大物解肆而乾之曰乾肉薄析曰
脯徐廣曰鄂一作野王縣有卬城拘之脯里之庫史
記脯作羹地理志河內湯陰縣有羹里城韋昭曰羹音
酉正義曰羹一作脯脯城在相州湯陰北九里紂囚西
伯城也庫兵車藏也下士下謂禮遇之疾羸姓名也羸
音盈索隱曰又音羸瘦之羸夷門監者魏公子傳曰夷
門之抱關者也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
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虛左顏師古曰凡乘車尊者
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者謂
空左方一位以迎之蓋尊之也睥睨史記作俾倪索隱
曰俾浦計反倪五計反郤誕生曰俾倪未反倪五弟反
正義曰與睥睨通不正視也如姬其愛姬姓如氏遊說
荀悅曰餘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
遊說說輸為反兵符符信也輔也所以輔信古者以竹
為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
郡國為銅虎符竹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與
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
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為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質實

一統志云美里城名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

夷門

史記大梁城其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為公子無忌畫計厚遺之不受即

此處

書法

凡救書次譏也晉鄙可譏則無忌無恥乎書襲

鄆梁癸酉年唐武陵王紀乙亥年王琳五代庚午年晉

惟王陵晉王非譏辭

發明

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隱

之類是也夫伐而書次所以譏其緩不及事有怠於彼

患之意當是時也趙有旦暮之急為與國者雖披髮纓冠救之若不暇恤而乃逡巡顧望頓兵久次果何義耶上書秦伐趙圍邯鄲趙之國都也下書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曰乞曰救其急若此晉鄙親將大衆盍鼓行而前猶恐弗及方且畏秦不進河歟書帥師以見其兵力之衆書次鄆以見其趙趙之實其賤之之意明矣然則無忌奪軍可乎曰書襲殺晉鄙所以著其專殺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大破秦軍邯鄲下知侯有能救之者救之可也邯鄲被圍經歷三時危困亟矣無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恕其奪軍之罪而非以是為法也後之觀綱目者要當以是權衡之

五十八年

燕孝王

秦殺白起

辰甲

王齒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

疆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社

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集覽 士伍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者稱士伍陰密

國也杜郵索隱曰故咸陽城在今涇州鶉觚縣西北古密須

中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在雍州西北三十五

里三秦記云杜郵質實一統志云陰密古地名周為密

後改為里李也須之國春秋戰國俱屬秦漢置

陰密縣屬安定郡晉因之隋省入鶉觚縣故城在平涼

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杜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五里即

秦白起自刎處今其地名孝里亭應劭云杜地名郵即傳駟之郵亭也

書法 殺無罪稱殺白起殺降其罪大矣其以無罪書

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然殺降不可以不罪也故不書爵

發明 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

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翳解圍走鄭安平以二

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

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

物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

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自言事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

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上

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

事連不忍為也遂

集覽 信陵君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

辭去終身不復見無忌也封信陵君索隱曰地理

志無信陵或云是鄉邑名辜過辜過古文罪字秦始皇

以其似皇字故改為罪以負於魏索隱曰負當音佩不

忍言不忍猶言不敢也恐公子無

正誤 以負於魏今按

忌以大義相責故不敢言獻城

也負

也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也故河渭絕一日則書赧王十七年大破秦軍則書是年追至函谷而還則書秦甲寅年皆惡秦之辭也

書法

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上義不上功則曷為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

秦太子趙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實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實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投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

有寵於秦秦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王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集覽

異人

孝文王子也後更名楚陽翟大賈呂不韋呂不韋本傳注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潁川陽翟縣案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紀其事迹亦多與本傳不同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賈音古往來賤買貴賣也此奇貨可居注謂居蓄賤物以乘時射利也漢張湯傳田信居物致富注謂居蓄賤物以乘時射利也期年而生子政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注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自當踰常期也政始皇之名楚服而見夫人見刑旬反不韋以王后楚人故使異人服是製而說之當自子之子嗣也我當自養之為嗣也更名曰楚戰國策曰本名異人王后說其狀高其志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楚案呂不韋傳作名子楚有此不同耳

質實

志云

陽翟古地名春秋時為鄭之櫟邑戰國為韓國秦為陽翟縣尋蕪置潁川郡漢因之晉屬河南郡東魏置陽翟郡隋廢郡以縣屬襄城郡唐屬高州後屬許州宋屬潁昌府劉豫置潁順軍金改為州又改鈞州以州有鈞臺故名元仍舊本朝以陽翟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

獻其地歸而卒 **考異** 提要書曰秦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

京師陷 王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摎攻

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集覽** 取陽

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西南三十五里故周之邑左傳云鄭伐周

負黍是也戰國屬韓案取者春秋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左傳昭四年取鄙言易也是已將軍摎居尤

及將軍之名也史失其姓前漢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

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案周本紀 **摎實** 邑一統志云陽城古

摎字從手旁正義曰摎糾虬反 **摎實** 邑一統志云陽城古

於陽城即此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秦屬潁川郡漢

置陽城縣仍屬焉晉屬河南郡東魏析置堙陽縣改曰

武林後又改曰嵩陽與陽城並屬河南郡唐初屬嵩州

尋改陽城曰告成嵩陽曰登封後又改告成曰陽邑五

代周時省陽邑入登封宋金元 **書法** 王書卒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弒不書

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戒嚴** 矣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無

也自周東其轍王政不綱天下不知有王久矣然周室雖微君也諸侯雖大臣也秦自非子以善養馬受

地於孝王之朝邑之秦為附庸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而平王如封襄公為諸侯繼之任好稱霸西戎春

秋初未嘗予之去之十餘世深梁始用商鞅之策蠶食六國其間天子致伯致胙蓋亦間見迭出秦固周之世臣也自惠文武昭襄始僭號稱王日益疆大至是併吞之勢已成以蕞爾之周固知不足制秦考之前史皆以秦伐韓趙周王恐而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今分注雖載其說於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何哉夫疆弱無定刑君臣有定分周之不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報無桀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以天子而臨諸侯何恐之有以王命而討有罪何倍之有特筆書之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也凡此類非綱目不能脩其視春秋特筆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音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臣故備而論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一終

